

陸丹林著

革命史話

馮自由題



序

民國成立，卅有六年。溯革命之肇始，則五十三年矣。經過之事實，不知凡幾。然國史既未編定，私家紀錄，亦復寥寥。蓋吾國史學，本未發達；益以清代文字獄之餘威，深入腦髓。又民國多難，史才消乏，綜成此果。然往者不述，來者難明，無以爲彰瘴之資，且致沒因果之迹，斯實民國一大缺失也。丹林陸子，究心史事，以餘暇爲革命史話一冊，體雖非正史，而所記頗多異聞實錄，誠史家所必采，而學者所應有事也。余維吾國古以直筆爲良史，雖在專制淫威之下，時有伉豸之士，別是非，明功罪，以與之抗。歷代起居注及實錄，且有不許帝王取覽之例，其紀載應有真價，乃卒罕滿人意者，直筆難逢，見聞不易精確，故也。丹林此書，紀述詳慎，又宗旨無所偏倚，信可爲斯類佳著，固宜公之於世。且願丹林繼此續有所作，爲國史之副車；庶革命真相，瞭然于民衆心目，其有助於建國大業，當非淺渺。丹林其有意乎！葉恭綽序。

革命史話

革命史話目次

檀香山興中會的成立和民國前的黨務	一
大明順天國起義始末	一五
總理倫敦被難的二三事	二六
同盟會成立時的前後	三二
士官生的丈夫團	四二
黃花崗全貌	四四
黃花崗詩話	五〇
武昌起義的前後雜掇	六五
黎元洪是否由床下拖出	七二
廣東光復的事象	七七
中華銀行與革命黨	八四
雲南起義的實際策動者	八九
砲教莫榮新	九七

目

次

三

總理大本營時期手札·····	一〇一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一一〇
于聳翁詩哀報業同志·····	一二四
四十年前的新世紀·····	一二八

革命史話

三水陸丹林著

檀香山興中會的成立和民國前的黨務

國民革命的有具體組織，從史實說，興中會的創立，可以說是最早的機構。然而興中會的最初成立地點，是在於檀香山，我們先從總理遺教，做一個基礎。

「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謂：「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銅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

「中國革命史」的革命之運動裏立黨一節有說：「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

看了這兩段文字，便知道興中會在檀香山的創立，是在甲午中東戰役以後。這一年，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公曆一八九四年，即前清光緒廿年甲午），但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則截至現在還沒有方法來證實，僅知道興中會成立之後，收「會底」銀有紀錄可稽考的最早的一天，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似此，興中會的成立，必在那年十一月廿四日前的一兩天

，甚至舉行成立會後，跟着收會底費，也有可能。從時期計算，與中會成立至民卅三年，恰爲五十周年，中央當局爲着紀念革命先進的雄心壯志，民國締造的艱難，經歷的險阻，而策勉將來的願望，——建國大業的完成，在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生紀念的日子，舉行與中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感懷既往，策勵來茲，實有深厚的意義。

爲着這個偉大盛會，恰值又得着國外寄來的新材料，可以補充坊間關於革命史書未盡之處，把他整理，融和新舊史料，寫成此文。

總理在甲午年冬間由國內赴檀香山，是用農桑會籌款護照前往。抵島之後，祕密的宣傳排滿。可是當時一般人感到作亂造反，是異常危險，有殺身破家滅族的可能，雖屬親友，開着反清的議論，也多推避。然總理自從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政治失望之後，知道非徹底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創設民國，沒有方法強國富民。故不辭的舌敝唇焦，努力地宣傳。受了他的偉大感召，得了同志數十人。有一天，在隆記報館招集同志，假座卑涉銀行經理何寬家裏開會，參加的有：何寬、李昌、鄧蔭南（原名松盛）、鄭金、黃亮、鍾木賢、劉祥、劉壽、黃華恢、曹彩、李祿、程蔚南、劉卓等二十多人。由總理主席，商定會名與中會，到會的一律要宣誓。誓詞由李昌（香港皇仁書院畢業，檀島政府聘充衙署通譯。）宣讀，首由總理宣誓，其他各人繼續的宣誓入會。誓時是將新舊約聖經披開放在左手，右手向上高舉，先祈禱懇切求上帝鑒察，然後纔宣讀誓詞。照章推舉職員：主席劉祥，管庫黃華恢，文案程蔚南，

顧問李昌等，當時并發表緣起（宣言），並訂有規條。

在緣起和規條中，雖然爲了公開活動計，沒有明顯的揭示排滿的句子，但是已經蘊含着集合賢豪，來扶持將傾的大廈，拯救民衆於水火之中了。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也有反對，如「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已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促醒國人的注意了。規條裏所列各種規章，詞句上雖和現在流行的術語，有點相異，如會底卽入會費，義捐卽特別捐，文案卽書記，管庫卽會計出納，值理卽理（董）事，差委卽幹事（事務），新入會的須要會友引荐擔保卽負責介紹人，會議捨少從多卽多數取決。在五十年後的今日看來，當時的組織規條，還算是民主的，周密的了。

興中會成立的正確日子，無從稽考，僅知爲一八九四年的冬天。惟興中會緣起規條和會員名冊與進支數目等，寫在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可說是興中會的最初紀錄，由何寬保存了三十年，在民國十年後，轉由謝己原保管，現在還在謝氏處珍藏着。在這本小冊子裏面有從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至一八九五年九月二日的收支帳目，這是直接史料，極可珍貴。今把當年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底銀時日和進支數目，照錄於下，使我們對於國民革命筆路藍縷的先進同志有所景仰，也是研究初期黨史的絕無僅有之名貴資料。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何寬、李昌 十一月二十八日衛積盛 十一月二十九日李

光輝、黃綿鳳、何早、宋居仁

十二月六日劉卓、林鑑泉、李多馬、程恆心、曾勝、陳孟

謙 十二月七日葉桂芳

十二月十日黃亮

十二月十一日鍾宇

十二月十三日程蔚

南 十二月二十日尹焜傳、許直臣、夏百子、黃慶培

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胡味、李月

、陸望華、楊納、巫恩福 正月十日鄭發、古義

正月十七日梁賓

正月二十一日鄭

仲昭、歐陽晃、許振、黃二、譚弼、容天煦、楊德初、鄺全、譚瑞、容吉兆、孫眉、陸檀生

、劉登、黃卓山。

鄧松盛介紹來支會友十五名列下：陳天養、馮明、鄧顯德、鄧松盛、

鄧合、伍子洽、伍亞來、吳俊德、吳元德、黃保、劉宗、鄭子見、林培、鄧貴德、鄧華彩

二月廿八日楊伯貴、劉羅發

四月十七日賴養、鄒德明、馮永明、李潤貴、黃木、張丁、

李六、鍾木賢、劉祥、張福如、卓海、李照、許進、鄭金、許帝有

四月二十日陳南

四月二十二日陳五和、黎顯祥、黃純、李超、吳桓、卓海、陳檻君、戴貴、李林、簡永照、

蕭義勝

五月二日程祖安、劉森

五月八日梁釋袍、林輝、陳帝棠、程道、駱璫、曹彰

、李靄雲、林德珠、何義、黃後、陳炳階、程雨亭 九月二日伍雲生、鄔秀、胡廷、張丁

貴、伍珍、李綸、黃秋、曾維高、葉金、李杞、侯艾全。

上列各會員每名捐入會底銀五元。獨宋居仁則三元，共進會員銀二百八十八元。

進鄧松盛股份銀三百元、進土人股份銀二百元、古同股份銀壹百元、鄭仲股份銀壹百元

、容吉兆股份銀壹百元、孫眉股份銀二百元、李多馬股份銀壹百元。（孫自帶）

進各友會底銀二百八十八元、進各股份銀壹千壹百元。共進銀壹千三百八十八元。

支孫逸仙匯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一千零四元、支孫逸仙自帶壹百元、支附電信回上海電費二十元零八毛。共支銀壹千壹百六十元零八毛。

除支存銀二百二十七元二毛。

一八九五年二月廿六日，支宋居仁回唐水脚銀二十五元。

以上的名單和數目，均照小冊子鈔錄。惟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名單所列共計一百十二人，而卓海的名字相重。照每人會底五元計，當不止此數（二百八十八元），不知當時是如何的算法？

當時的會員，大都是熱血青年有爲之士，後有跟從總理回國，從事實際工作的，如鄧蔭南、宋居仁、鄭照、夏百子、李杞侯、陳南等。至留檀島的同志，多屬在銀行和大商號任職，或自經營商業，或在基督教會服務的。與中會初次開會人數雖不多，第二次開會却有百餘人，第三次開會，參加的更爲踴躍了。同志們都感覺到將來或須回國參加實際行動，那就對於軍事知識，應該早有訓練。於是推選會員一班，特請丹麥人會當中國南洋練兵教習隊長名柏的，在化冷爹文教士的尋真書室教授兵操。葉桂芳、鄭照、鄭金、杜守傳、許直臣、程屨臣、陸燦等二十多人，都有入隊訓練。每星期例操兩次，係用木槍。（化冷爹文，生長檀島，中年曾來華傳教。那時回檀，設塾教授華童。故參加的多和他認識）。那時我國僑胞，雖然

遠適異國，可是辮髮還是垂在頭上，獨有此批受軍事訓練的，剪髮易服，精神奕奕，表現新中國青年的姿態。

以上所說是檀香山與中會成立後數月間的事。檀香山既是總理少年時求學之地，又是革命機構成立的搖籃地，所以檀島後來的黨務活動，是非常重要的。順爲申述，來證明敝黨的搗亂，吾黨努力奮鬥的精神，都值得我們感念奮發的事實。

與中會成立不久，總理即返香港，擴大與中會的組織，并策動乙未廣州首次舉義，失敗。丙申年（公曆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總理再到檀島，對同志及各僑胞宣傳革命更加努力了。

總理此次到檀，在隆記報館：設立機關，招集黨員。不久，他的業師康德黎醫生回英，經過檀島，登陸遊覽。這一天，康醫生帶了一個日本女傭同乘馬車遊埠，總理見着多年未見的老師，即上前招呼。康醫生錯認爲日人，吩咐日傭通譯。總理用英語回答姓名，纔能認識。途中邂逅，暢談片時，握手分別。康醫生最後對總理說：『如果到倫敦，可在我家住宿。』并把地址寫出。過了些時，總理赴英，即遭清公使龔照瑗的誘禁。幸得館役通達密信給康醫生，設法營救，纔得脫險。這是在檀島無意中得遇其師立談片刻，很有關係。

民國前九年（公曆一九零三年光緒廿九年癸卯）總理到檀，十月七日，檀島英文早報云：『著名中國革命家孫逸仙博士由橫濱乘西伯里亞船於五日到埠，在本埠祕密或公開運動，

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之。」該報又有新聞一段說：「一千九百年九月，孫博士欲造成一新中國，由南省起義，傾覆專制政府，先生所統帶不過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發難，意欲攻佔惠州，并約別處齊舉，取福建省爲根據地。以數百民軍與四千滿洲兵對敵，初獲勝利，後因所約之黨人，同時在別處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計劃不成，殊可惜也。」這是指民國前十二年庚子惠州之役而說的，英文早報於十二月十四日發表新聞有說：「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在荷梯厘街戲院演說，勇敢而言曰：『革命爲唯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危慘地位，甚望華僑贊助革命黨！』聽者接納，表示熱誠。先生身穿白麻衣服，頭上短髮，恰似小呂宋人，其言論舉動，顯出有感化人羣之力。加以態度溫柔，秩序整肅，真乃天生領袖。彼謂『首事革命者，如湯武之伐罪弔民，故今人稱之爲聖人。今日之中國，何以必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齊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又在利利霞街華人戲院演說，聽者亦座爲之滿，無容足地。何寬爲主席，公開演說，雄辯滔滔，徵引歷史，由古及今，謂『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他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這一段新聞，充分表現當年總理努力的宣傳革命，熱誠懇摯的神態，和一般聽衆的受感動，栩栩像一幅活動影片，躍然紙上了。

民國前八年，總理從安南去日本，不久，轉赴檀島美洲，宣傳革命，并籌款爲革命工作的活動費發行金幣債券。這張債券長七英寸，闊三英寸七五，上有一軍需債券「橫列四字，中印雙鉤，壹拾圓」三字作底，上排「此券實收到美金壹圓正，本軍成功之日見券即還本息拾圓」廿四字，右排「西廿紀四年月日發」，左與存根相連蓋有騎縫印編號而撕開的。左右上下角是編號碼和阿拉伯文十元。署名總理孫文，另有英文簽名 Sun Yat Sen 三字。我所見到的債券影片有兩張，一爲馮自由在革命逸史附印，編號四一四號，「檀山華僑」所印的一張是楊旭廣的，編號是四九一五，因數字而推測，知道此種債券的銷流大概了。

這一年檀島，還有一個組織，地點是正埠溫逸街三樓，即現在的四大都會館舊址，創立中華革命軍，晚間招人入會，入會的儀式，也是要經過宣誓。日間，總理并替來訪求醫的診視，患險症的，如楊鯤池酒醉脫陽，楊暢文妻譚氏脫陰四次，陳大茂長女產後，萬分危險，奄奄待斃，都由他施術救治，着手成春，不收診費。其他疾病，經總理診治痊愈的那就不可以數計了。刻下檀島的老藥房，還存有總理那時的經驗藥方多紙。而那一年的入會同志，較前踴躍，據說有千人左右。

在這年三月三十一日，總理乘高麗船往三藩市，順遊美洲各埠，由東取道返國。總理平常往來，因逃避清吏的偵踪，多守秘密，可是這次對西報記者說及行程，并說希望在夏間可回中國，大起義舉，傾覆滿清政府。獨對於發動地點，沒有說明。當時的西報記者就用祝頌的

口吻說：「我希望有一天得着佳音，先生被舉爲中國的大總統。」總理聞着，微笑而道謝。

民國前七年（公曆一九零五年，光緒卅一年乙巳），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爲了策進海外黨務計，派盧信赴檀鼓吹革命。盧於一九零七年到檀，初任民生日報記者，沒有多久，感到言論，沒能夠暢所欲言，即提出辭職，將要離檀，會長福極力挽留他。盧就提出非另創辦一報館，是不能夠逗留的。於是會長福、譚達、黃時初、黃亮們熱忱同志，集資給盧，創辦自由新報，籌備多時，在八月三十日出版。社長盧梭功（信），記者溫雄飛，繙譯孫科，司理黃時初等。自由新報出版後，宣導革命言論，極受僑胞的歡迎，週年紀念，發表徵文，清廷震懼，下令禁止入口。盧所著的揚州血淚、革命真理、自由言論、人道等書，也風行一時。盧又和孫科、許棠等創辦大聲報，革命思潮，愈加蓬勃。清駐檀島領事梁國英見着革命勢力的擴張，密稟清廷，通緝黨人。一面勒索每一個華僑要納稅一元二角五分。盧信撰文駁擊，全埠譁然。僑胞在亞鴉刺公園舉行大會，驅逐梁國英，是日主席是鄺良。

民國前二年（公曆一九一零年宣統二年庚戌）三月，總理由美抵檀，同志開歡迎會，請總理在荷梯厘街華人戲院公開演講，到會者極爲踴躍，座無虛位。是年在自由新報館樓上開會，商組同盟分會，到會者有盧信、會長福、梁海、雷官進、許棠、程就、林光、盧冠、譚達等二十多人，推舉梁海爲會長，盧信爲書記。總理又聯絡當地殷商組織同盟會祕密團，在鍾宇家開會，參加的有譚達、李烈、楊廣達、譚亮、黃亮、雷官進、盧信等。是次由總理主

席，派楊廣達爲團長、李烈司庫、盧信書記，譚達、雷官進、黃亮、鍾宇等爲協理。總理與梁海、楊廣達等妥商，指示此後關於黨務，東京本部有密電到時，兩會長須妥商後纔執行，免礙諸事進行。當時所以設立祕密黨團，是因一部分股商和商業的關係，不得不祕密組織來活動，是權宜之計，也和現在的祕密黨團相同。

總理又偕盧信遊歷茂宜、希爐各埠，組織同盟會，茂宜埠同志，有鄧明三、陸進、譚池、劉聘、譚貴福等。希爐埠同志，有毛文明、黎協、黃振、林弼南、盧球、楊吉、黃義、唐安、李成功、劉安、李社銀、鄭成功、袁僚、譚惠金、古鵬雲等。

日人堀貞一牧師，有一天，聞得總理在科街福音堂守禮拜，特往訪問，後約在牧師家中暢談革命事業。總理答他明年即可起義，一切計劃，均已籌備，這一次自信可以成功。又說前次返國，西部可以自由行動，因爲軍隊已疏通，準備聯合革命黨起事，故往來都得他們的護衛。

總理此次由檳赴美，未行之先，曾約同志多人，創立學堂，以培植華僑子弟，養成革命人材，爲國効力。由會長福、盧信、楊廣達、鍾宇、雷官進、李烈、黃亮、譚達、楊著昆、古柏基等，聯合當地股商趙錦、古今福、龍文照、許發、劉佛良、余揖、楊年、林業舉等，創辦華文學堂。這個校名，是由總理所命名。捐款最多的爲會長福。開辦時，是一九一一年，謝英伯任校長兼自由新報編輯，教員有楊耀焜，吳榮新、黃藻亭等。此校算是檀香山公立

華僑學校中最早的了。到了民國十七年，易名中山學校，紀念總理。

是年，總理將離檀之時，華僑舉行歡送會，化冷爹文牧師任主席，牧師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素來熱忱贊助，尤其是欽佩總理的人格和精神。

民國前一年（公曆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事前，檀島同志捐助軍餉，計有二千元。事後，黃興胡漢民有長信寄給檀香山同志，報告這次失敗的前因後果。是年十月十日，武漢起義，全國響應，檀島同志有檀香山華僑辦理籌餉局的設立，專任籌款，寄粵辦理廣東善後，這是證明檀島同志對於祖國革命事業的服務。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爲着崇德報功，對於檀島同志的努力革命，特予褒獎，發給旌義狀三張，一給同盟會會長梁海，一給自由新報發起人會長福，一給自由新報，以資激勸，而留紀念。過了些時，國內外發動國民捐，檀島同志設立勸募國民捐局，當時職員，局長楊廣達、副局長李榮業、司庫楊然、書記楊福榮、數查鍾宇、嚴森等，這又是檀島同志始終如一熱忱祖國革新事業，慷慨捐輸，來盡黨員的職責。

於此再補述總理在檀島和保皇黨戰鬥的概況。先是總理在日本和保皇黨梁啟超相遇，談論天下大事，彼此有合作的趨勢。在民國前十三年己亥冬間，梁啟超奉康有爲命赴檀組織保皇黨，梁自知與檀島各界素無淵源，而且人地生疏，諸多不便，請求總理修函介紹和孫德彰及各同志相見。總理那時正在和梁共謀合作，絕不計慮到梁的別有存心，慨然寫信給梁。梁

於是年十二月卅一日抵檀，帶着總理介紹信去會李祿、何寬、黃亮、鄭金、卓海、鍾木賢幾位，均受歡迎，待他如同志。梁且赴茂宜埠去拜會孫德彰。梁對興中會同志說，保皇和革命，原屬同流，名雖有別，宗旨則一。一部分的同志竟被誘惑。梁於是創立保皇會於檀島，而且設立機關報，名「新中國報」，信口雌黃，煽動僑胞，因之華僑誤入保皇黨的很多。民國前八年，總理到檀目擊保皇黨惡劣勢力，盛極一時，而深感民黨宣傳不力，曾公開數次的演講，聽者甚衆。總理每次講完，必站在臺上良久，并對聽衆說：「僑胞有不明白我的話的，請問！」故問難的很多。總理不假思索，一一的明白解答。自是而後，僑胞纔明瞭革命和保皇，是背道而馳，名殊途異。曾經加入保皇黨的紛紛退出，歸回興中會。總理又往檀島各地演說，希爐埠僑胞，由毛文明教士發起，舉行盛大歡迎，假座日本戲院，禮請總理演講革命真義。總理演詞中有說「我頻年奔走革命，到處均有演說，所講不下千數百次。而每次皆自勵召集，有公然開歡迎會的自貴埠始。貴埠僑胞熱心革命，誠可謂加人一等了。」等語。是日聽衆數百人，事後并把原有之演說會改爲黨部，從事一切活動。

當時的興中會宣傳革命，本身還沒有機關報，而可以靠做宣傳的，只有程蔚南等所辦的檀島第一家的華文報隆記報館。一八八一年創刊，那時保皇黨的新中國報編輯陳儀侃，震懼總理的言論宏博，鞭辟入裏，感人很深。又因僑胞退出保皇會籍的很多，和己黨不利實大，於是寫有「敬告保皇會同志書」，登在新中國報。總理因敵黨此種宣傳，淆亂觀聽，親作「

「駁保皇會書」，在隆記報發表，文長三千多字，義正辭嚴，僑胞讀了，對於革命與保皇的界說，明如指掌。總理跟着再發表「敬告同鄉書」，於是愛國之士，救國心志，更加堅強，革命主義，有深切的認識。而新中國報也噤若寒蟬，不敢反響了。

過了些時，總理輔助指示程蔚南們擴組隆記報，函託馮自由代為物色記者，本定聘請陳詩仲擔任，恰值陳已就聘星架坡的閩南日報。第二年，改請張澤黎承乏，而報名改為民生日報。

總理由檀將赴美國，恐給保皇黨從中搗亂，入境不便，深知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潛勢力，決定在檀加入洪門，和會黨實行聯繫，對於推進革命工作，補助很大。詎料檀島致公堂有跨保皇黨籍分子，竟提議阻止總理的加入。可是有洪門前輩「叔父」鍾水養仗義執言，向跨黨分子力加反駁的說：「洪門宗旨，在於反清復明，孫先生雖然沒有加入洪門，已經實行洪門的宗旨多年了。此等人我們應該竭力的接納，怎能拒之不納，致貽遠反宗旨的譏諷呢？」反對者聞着，啞口無言。總理遂得入關（洪門叫加盟為入關），同時拜盟的六十多人，由主盟的封總理為洪棍（洪門稱元帥為洪棍）。過了十多天，總理由檀赴美，保皇會員從中阻梗，勾結關員，阻止登陸。得舊金山致公堂設法營救，纔得自由入境，是賴開明的洪門同志互助的力量。

從這些看來，便知道民黨在檀島和保皇黨惡勢力搏鬥的實情。

民國成立以後，檀島黨務，繼續進行，如故林主席、吳鐵城等均曾在檀辦理黨務。檀香山至今在海外黨務方面說是屬總支部，他在黨史上與時代上都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確切而可徵的事實。

末了，總理在檀島茂宜埠的故居，是一間平房三楹的木屋，很像香港淺水灣的游泳棚，地板距地面有三四呎高，數級可登。民國十七年十月廿八日寫明「茂宜黨部」。并寫着「總理首倡革命時居留地，檀香山茂宜埠加孖奧里」等字，還有兩張布橫幅，一寫「吾黨發祥地」，一寫「革命策源地」，并有總理遺像，黨國旗掛在門口。房的前面和左旁，有蒼鬱的樹木，風景宜人。

本文參考資料，除一部分由友人從檀島寄回，并參考「檀山華僑」及「革命逸史」。

大明順天國起義始末

「文獻叢編」，是故宮博物館所編印的清代史料，抗戰以前，是按期出版的刊物，當中的材料，都是祕件或是要件，平時外間不容易看到的檔案。這個刊物，他給予研究前清史事的最大的實際的助力，無論直接的和間接的，都有特殊關係。在二十七期裏有「大明順天國」檄文和安民告示各一張。這兩張文告，本來在清廷軍機處歸檔，而是用原件影印發表的。有些人看見他的名稱特異，不知道他的來源，只看文裏所說，認定是反清的文件而已。甚至有誤認他是太平天國的文獻。但是，屬於什麼時期，什麼人主動，什麼的組織，以及在什麼地方發生行動，那就恐怕有許多人不甚了了。爲了中華民國開國的革命史確徵起見，並且爲着有些人沒有明白此役的前因後果，應該有點解釋，就不厭繁瑣的，來一個敘述吧。

現在先將這兩篇文告的原文錄出，作爲本文實際材料的基石，原文如左：

一、檄文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

賜爲聲罪致討事案查滿清者乃西胡之鄙族而東遼之小邦也

政等虎苛性同狼毒當多爾袞渡江之後乘吳三桂戰疲之餘順踞京城逆戕明裔託詞討賊恣志殺民嘉定則屠戮全城稂苗盡蕪揚州則慘殺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尙之南征成粵桂之奇禍五羊

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脈渠中四萬衆殘生莫保君臣無罪駢首受剝洗之刑婦孺何辜坦胸任干戈之刺嗚呼慘已能勿悽然乃復外託仁慈陰恣狠毒藉口輕徭薄賦肆意吸髓敲膏漢民則尺布寸絲既徵厘復徵稅滿人則煖衣飽食女不織男不耕晉爵則漢卑而滿高授官則滿多而漢少凡此多偏之政應爲不平之嗚况今日者義和拳之亂乃滿官釀之非我漢人之咎也而割地盡屬漢土賠款徵自漢民頤和園之建乃清廷所居非我漢人所到也而初築八百萬復修六百萬款項餘足稅厘重徵貨物之價既昂田房之捐繼起民不堪命已同涸轍之魚君尙晏安無異怡堂之燕明頒節用之詔暗恣揮霍之豪西陲回鑾東陵謁駕耗費者數百萬北京修殿南海葺園撥款者千不萬嗚呼賠款交逼民悲避債無臺浪費任情君喜宴遊有所良心何在苛政頻加是以民怨繁興羣思撥亂反正用能天心感應迭生水旱瘟疫此正天亡滿清之時卽爲天興我漢之候

本將軍應天順人弔民伐罪邀集豪傑之士爰舉義旗務滅滿清之政重興漢室爲此檄飭軍民人等須知天命攸歸可見人心所向無失風雲之際遇各秉精忠佇看日月之重光務清妖孽其各知之須至檄者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

二、告示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

賜爲申明紀律事照得治國以刑政爲本行軍以紀律爲先本將軍現當義旗初舉天下未定刑政各事雖遲以有待但紀律須先訂定俾軍民有所遵守爲此

示諭官紳兵勇商民人等各宜凜遵下開各條毋得違犯致干法紀切切特示

計開

- 一 本將軍宗旨係專爲新造世界與往日之敗壞世界迥乎不同而脫我漢人於網羅之中行歐洲君民共主之政體天下平後卽立定年限由民人公舉賢能爲總統以理國事
- 一 無論官民相待如平等如有奇才異能之士條陳政治軍務得失固必優禮相待卽耆老小民有事申訴亦必以平等之禮接見
- 一 無論官軍人等不得擅入人家不得妄取人物不得強買強賣不得欺壓平民不得嚇詐熾焚不得毀棄人家器皿物業如有違犯准爾紳民到營指控或被本營訪知均嚴加審訊酌予責罰
- 一 無論官軍人等不得奸淫婦女不得暗行勒索不得妄殺無辜如有違犯一經訪問或被告發卽按典刑懲辦
- 一 本軍需用糧食器械等物必按市價公平購買如有官軍經手私肥不給價值許爾事主赴營喊稟除追給原價外并將該官軍嚴予懲儆
- 一 紳民人等於大軍到境時若能箝食壺漿恭順迎迓必優予賞費
- 一 紳民人等倘不知順逆妄思抗拒必將爲首數人重典懲辦其附和諸人仍酌予責罰以儆效尤
- 一 紳民人等遇本營購物祇許照市價公平交易如有抬價居奇必薄予懲儆
- 一 本將軍政尙仁慈無論官軍紳民犯罪除奸淫妄殺拒敵三罪應斬首以殉外其餘視其情罪輕重

或罰或責以示薄懲

一 本軍初到或有誤毀教堂教民物業誤傷教士教民性命定必會同領事官秉公酌議賠償

右十條爲初議之紀律如有續議再行宣示凡爾等官軍紳民其各凜遵毋違勿忽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發貼 省 府

村曉示

這兩張文告，是木刻宋體字印刷，他的格式和胡清時代的衙署佈告相同。兩張都是沒有填寫日子，也沒有加蓋印章在上，完全是印刷好後，準備必要時用的文件罷了。

究竟此役是屬於什麼時期的呢？這是值得研究的史事了。原來此役就是民國前十年壬寅年（公曆一九零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廣州之役的事實。在「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第一輯有說：

「……會有洪全福者，爲太平天國洪秀全同母弟，屢著戰功，天國亡，走香港，晚年力衰，懸壺自隱。其友謝日昌之子纘泰，隸興中會，與全福善。偶聞全福述太平天國遺事，及其潛植洪門之勢力，大悅，商諸其父，擬請全福主持第二次廣州起義事。父許之，惟以軍實無着，囑令靜候時機。迨紀元前十一年（辛丑）五月，有新會人李紀堂，曾於庚子之役，充駐港會計主任，軍敗，走上海京津，至是回港，時其父已亡，得遺產百萬，欲圖再舉。適纘泰介紹全福共謀舉義，會商進行方法。全福提議籌餉五十萬元，招集省港洪門，尅期發難。紀堂毅然獨任之。全福等設總機關於香港德忌笠街，顏曰「和記

棧」。紀堂并遣梁慕光、梁慕義、李植生、蘇焯南，在（廣州）同興街設信義洋貨店，在花埭設信義公司，又在河南設繼業公司、和記公司，以爲機關。另設小機關分佈省城、河南等處。又遣宋居仁、馮通明，在北江主持響應。復向沙面曹德洋行訂購大批軍火，定期紀元前十年（壬寅）十二月除夕，俟全城官僚赴萬壽宮行禮時，舉火爲號，各路并起，炸萬壽宮，踞軍裝庫，焚火藥局，佔領各衙署。并遣人預約惠州同志，牽制陸路提督，香山東莞同志，牽制水師提督，均於同時舉事。而綠林魁傑劉大嬌，則扼制粵垣北城。計分本部爲五軍：一軍守東北門以禦清軍；一軍奪增步製造廠，攻西門；一軍扼惠愛五約等處，以堵旗兵；一軍攻萬壽宮殺清吏；一軍駐新城，爲各軍策應。十二月二十六日，全福由港赴澳，入香山，布置諸事。詎二十八日晚，和記棧忽爲奸人周某告密，被拘五人，并搜去文件多種，轉報粵督德壽。曹德洋行預收定洋十萬元，如期不交貨，反告密於粵吏，於是事機暴露。全福仍由澳門以煤炭船運械至省。慕光復在沙面購快槍二百桿謀補救，均先後事洩失敗。粵吏既偵悉黨人機關，亟於二十九日，遣兵赴芳邨和記公司，河南繼業公司，花埭信義公司，粵垣同興街信義洋貨店等處，搜獲旗幟衣帽刀斧食品無算。並於省港澳輪船上，捕慕義及李偉慈等十餘人，而梁慕信等十一人亦先後於粵垣被捕獲。計是役就義者，爲梁慕義、梁慕信等十餘人，監禁者亦數十人。至全福則借謝子修喬裝脫險，由澳返港，未幾病歿。植生、慕光先後避往日本橫濱。」

關於此役的動機和活動經過，失敗情形，「黨史紀要」裏已經有記載了。但是，他只是「紀要」，還沒有說到大明順天國的名稱。今從馮自由所寫「李紀堂事略」裏便可以得到一個實證，馮云：

「先生（指李紀堂）經是役（指庚子惠州之役）後，家漸中落，漸呈蝼蹶之狀。最可異者，先生於此役費如許資財，而於洪（全福）謝（續泰）所定之大明順天國號，茫無所知，甚至所撰之討滿與漢檄文，亦未寓目。陳君少白謂其『少不更事』，殆以是故。」馮氏在所寫「革命富人李紀堂」文中也有提及此事，如云：

「……全福在洪門中資格甚老，有號召各地會黨之能力，屢欲起兵反清，而缺於財。續泰父子謂如得紀堂相助，大事可成。遂於民國前十年壬寅八月，介紹全福與紀堂相見，紀堂聞為洪天王族姪，曾封左天將瑛王三千歲，慨然信之。即允擔任發動經費五十萬元。全福於是大舉進行，定期癸卯正月元旦，在廣州發難，預定國名曰「大明順天國」；此次運動，與興中會幹部絕無關係，祇由續泰父子與全福祕密進行。時總理方居越南河內，嘗約陳少白往會。紀堂於少白首途時，特餽贈總理旅費一萬元，託少白攜往，并略告以是役計劃經過，并謂待吾奪得廣州，即迎中山先生回粵云。」

馮文所說此役「與興中會幹部絕無關係」一句，確是事實。總理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裏有說：

「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

這是說明此役只是「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的，更足證明他不是由與中會直接指揮的了。總理在「中國革命史」裏關於各役起義的一段，也沒有提到這一次，這也是一個例子。

陳少白對於此役，曾評李紀堂「想過皇帝癮」。有些人認爲陳氏這句話不特諛而又虐，而且是深刻的批評。因爲與中會的會員入會（黨）誓詞，很鮮明的說：「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

但是，大明順天國的安民告示裏，還有「行歐洲君民共主之政體，天下平後，卽立定年限，由民人公舉賢能爲總統，以理國事。」由此說來，他們還是預定奪得政權之後，先來一個「君民共主」的不倫不類的政體做過渡，等到相當的時候，纔由民人公舉總統。這個辦法，根本違反與中會的革命主義和政策，這是無可掩飾的事實。陳少白說李紀堂「想過皇帝癮」，就是指責李等離開黨的幹部，而由幾個人隨便地從事組織舉義的烏合之衆。

此役在發動之前，有一說是曾經推定容闈在事成之後任臨時政府大總統。（容爲我國早期留美學生，提倡新教育之先進，曾上書洪秀全，建議太平天國應與各國互派使領，締結國際條約，得以通商保僑。洪對容的建議，沒有採納，但對容的聲望才幹，很爲欽敬，想封容

爲王爵。容掉頭離南京返上海。不久，分向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們條陳新政，曾等也不能夠完全接受，只照容的條陳創辦招商局與江南製造局兩個機構而已。同時也有一說，是推定何啓（留英法律博士，在香港當律師）。任對英外交，容閱任對美外交的負責人。也有人說，李紀堂事前在香港定製好全副軍服佩劍等，等待攻略廣州城之後，即就任他們預定推舉他所擔任的職位。我們從陳少白譏評他們「少不更事」和「想過皇帝癮」兩句話，蛛絲馬跡，是有感而發，似是絕非「無的放矢」的評語。

洪全福，原名春魁，字梅生，後改名全福。簡又文在「國民革命文獻叢錄」裏敘述李紀堂的談話，有說：

「……再過兩年（一九零二年）余（指紀堂）得與中會員謝纘泰介紹，結識洪全福。全福，東莞人，少隨洪秀全倡革命，于太平天國之役，以功封瑛王，羣呼三千歲。其人身材甚高而瘦，唇有短髭，前額雜髮深僅半寸，蓋太平天國部都蓄髮。全福于失敗後，倖逃回香港，不得不雜髮少許以作掩飾也。回港後，以行船爲活，在德忌笠街上蘭桂坊口之和記行船館出入。彼武藝甚精，時年約五十歲，信耶穌拜天父，一如太平軍人物。又介紹余加入三合會，常爲余講「兜肚」內容。「兜肚」者，三合會之一切法制規則隱語或暗號也。……」

這是李紀堂自述和洪全福結識之經過，與全福的神態生活。不過，其中有一點和其他敘

述的略異，即其他多說全福是洪秀全從姪。洪秀全是花縣人，而李紀堂却說全福是東莞人，籍貫不同。或者花縣東莞的洪氏是同宗異枝，或是全福本籍花縣而寄籍東莞，在族輩論，全福是秀全的姪輩。那麼，兩說似可以相通而不違背的。

說到此役的失敗，李紀堂跟着也有申述，如云：

「是役結果，未及起事而失敗，原因實由受香港奸詐商人之騙。其人爲陶德（Dodd），歐亞混合種也。在香港設立陶德洋行。全福予以款項購械運廣州，預期十二月三十日在學宮起事。不料遲至廿七、八日，軍火仍未運到，全福催迫之。彼乃告密於清官——駐守沙基橋之綽字營。統帶李家綽據報破獲花埭機關，殺十餘人，搜出大刀告示（按卽文首所錄的兩種）及剪刀千餘柄（蓋爲起事後迫人民剪辮用者）等物。全福曾運動綠林及會黨，要以客家人爲多，至是全局失敗。全福時仍在港，事後，行船走外埠，以避清吏之緝捕。余得港政府保護，視爲政治犯，且派印警守門，幸得安全。」

這一段話，補充其他所敘述的材料很多，而且也是很有意義的，如預備剪刀一千多柄之類。至此役的餘波，也得附帶一談，李紀堂跟着有說：

「事後，清吏謀全福甚急，卒遣人驅鄉愚來港，居于諾道西營盤四十四號四樓，隨刺死之，卽回省報功。余復以全力偵探此案，卒證明其爲假洪全福，而廣州清吏遂得殺人罪。經港方嚴重交涉，提督何長清因而得革職處分。而余爲此案又費去十餘萬金，而遺產

蕩然，所存無多矣。」

關於此役尚有若干可再敘述的，檄文和安民告示，是出於當時香港中外新報記者洪孝充的手筆。除上所錄的兩張之外，還有韻語安民告示一張，上有橫書「公理既明漢裔可與」八字，原文如左：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 賜爲

安民告示爾等宜知清朝無道官吏貪私荼毒天下加稅加釐抽捐重疊竭盡民脂爰動公憤特舉義旗除滿興漢大公無私保商保教立太平基弔民伐罪順天應時凡爾士庶相安勿疑

此役參加的活動分子，除了謝日昌、謝纘泰、洪全福、容閔、李紀堂、洪孝充、梁慕光、梁慕義、李植生、蘇焯南、宋居仁、馮通明、劉大嫻（按劉非女性，而是著名盜魁。）等之外，還有幾個外國人，如香港的英文報記者黎德和克銀漢（一譯根寧威）、馬理遜三人，都是謝纘泰的朋友。纘泰起草的對外英文宣言，是請馬理遜修改文字，而由克銀漢親自製石印刷，華文的由纘泰手寫石版付印，保守秘密，不使洩露。克又和英國武官格斯幹及海軍司令接洽，請於萬一有事時，協力相助。他們都很贊同，允爲扶持。果然，此役失敗後，旅港同志多遭港政府逮捕，克銀漢一面在英文報上主持公道，爲之聲援，一面運動英倫友人向殖民部設法。港督得殖民部保護國事犯的訓令，纔把拘留的黨人釋放，恢復自由。在廣州被捕的沈子銘（德商某洋行管棧員）行賄三千元得釋。判死刑的有梁慕義、陳學靈、葉昌、何萌、

蘇居、劉玉岐、梁慕信、李秋帆等十餘人，監禁二十年的有李偉慈（李順）、龔超（蘇子山）、梁綸初（梁平）三人，在獄斃命的有葉木容一人。洪全福是化裝逃脫。兩廣總督滿人德壽出花紅緝洪，聲明生擒的賞現銀二萬元，官守備；死的賞現銀一萬元，官千總。重賞之下，滑稽怪劇出現了。有張某在港設計鳩殺他的寄父，僞託洪全福正身，向清吏冒領賞格，清吏竟被所瞞。怎知此事發生後，黨人們把內幕揭穿，向港當局陳明原委。港當局以清吏如此行動，妨害港方治安，異常不滿。李紀堂謝纘泰等更幫助港方追究嚴辦，清吏纔不敢噤使奸細在港行使暗殺黨人的非法行爲。洪全福爲着個人安全計，改名浮萍，遠走南洋星加坡，過了些時，因病纔回港就醫，死在香港，享年六十九。李植生、梁慕光兩人避地日本橫濱，李是教留日學生製造炸彈火藥等祕法。梁呢，在船上販賣食品來維持生活，等到辛亥革命，廣東光復之後，纔歸國的。謝纘泰自經此役後，只在英文南華早報上擔任寫作，宣傳改革國內政治，鼓動人們反清情緒，不復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不久，把他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過，用英文寫述發表，民廿七年纔去世。李紀堂呢，卅二年冬間，病死在重慶，享壽七十二歲，這都是後話了。

總理倫敦被難的一二三事

總理在廣州主持第一次舉義失敗之後，即轉香港，東渡日本。不久，即赴美洲，繼續宣傳排滿，繼着到英，發生倫敦被難事件。總理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說：「然當時余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受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等語。這簡單的敘述，在最末一句「真有天幸存焉」，和他所述的相參證，實含有深意於其間的。

當民國前十六年（公曆一八九六，光緒廿二年丙申）的秋天十月一日到倫敦，第二天，訪他的香港西醫書院教師康德黎夫婦。十一日，即被滿清駐英大臣（公使）龔照瑗計誘，幽禁於四樓，後得康德黎設法援救，纔得恢復自由。這就是轟傳世界的倫敦被難。

關於此事發生後的詳情，總理曾寫有「倫敦被難記」，記載其事。而在清吏吳宗濂的「隨軺筆記」，對於總理的被難，也有敘述，今摘錄吳所述清吏誘騙總理的一段如下，以見當時的事象：「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祕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蹤，并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

，轉懇英國代拿等囚。」并附節略，敘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楊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格船至英國黎花浦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撥香港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該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竟代拿，必爲刑事駁阻。星使猶子仙舟司馬心滿，乃僱包探赴黎花浦守候。旋據該密探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門前，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繙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拚切之孫字。刺史恍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粵商。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使之會客廳，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伯琴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即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柱願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則在前引導，先至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入。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至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

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炮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人，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

總理在倫敦被清公使龔照瑗誘禁的時候，監視很嚴，沒能夠和外間通達一些消息。總理當時事急智生，卽向使館英僕剴切曉諭，果然得着大效。總理在「倫敦被難記」有如下的記述：

「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余乃叩以平生於阿美尼亞人之歷史，亦嘗有所聞否？柯爾領之。余遂迎機以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余，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爲阿美尼亞人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殲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爲中國之基督教徒，余卽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嘗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國之人民，無不同情於阿美尼亞人者，故余之身世及余目前之情況，苟爲英國所諗知，則其表同情於余，亦不言而可決也。……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若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爲重要乎？抑盡職於僱主爲重要乎？更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爲重要乎？抑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爲重要乎？君其三思吾言！」

總理這一番話，義正詞嚴，說得極懇切而又極誠摯。柯爾聽着，大受感動，答應替總理傳達消息。在表面看來，只是引證確切而使柯爾易於了解罷了。其實總理那時是注重心靈

上的修養，再明白一點的說，就是宗教的靈修。在柯爾把信息帶出之後，總理申述當時的心境有說：

「以是而余知禱告之誠，果達於天也。以是余知上帝固默加呵護者也。余自被逮後，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眠，至此，如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由此看來，總理那時的精神信仰與感召如何，也可知了。他在被拘禁的十二天之中，每天的生活怎樣呢？我們可以看他從使館釋出恢復自由之後，寫信給香港道濟會堂長老區鳳墀的信，更加證明他心靈潛修是怎樣的誠篤，今摘錄如左：

「……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弟遭此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這些話，充分表現總理當年的宗教生活。區鳳墀是總理的漢文教師，曾任德國柏林大學

漢文教授。這封信原跡，區氏後來轉送給麥梅生長老。民國廿九年，我在香港，梅生曾托畢跡原函給我看。此信開始和信末，都沒有上下款，也沒有年月日寫上，是恐怕被檢查或有遺落而惹出是非。好在收信的與寄信的相知很深，一看便知何人的筆蹟了。

我們再談談現在倫敦中國大使館裏總理的蒙難室，這間房是在四樓和電梯同在甬道的左邊，門後有三節汽管，房門對面有磚砌壁爐，兩旁大小平均的牆隙上，嵌着一對書櫥，壁爐上面有鏡屏寫着「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紀念室」十二個字，右牆上有「得天地心」橫額。屋裏只有一個小窗，在右邊牆上，窗外是三層樓的玻璃屋頂，窗柱是寬不容三指的鐵條。房裏陳列有一張脫了漆的白鐵單人床。兩把椅子，有一把是破爛的，座位已塌下去一大塊，椅腿置在樓板上。旁邊是一個裝有鏡子的黑色洗臉架。屋子中間的一張方桌，近幾年添進去的，桌上擺着三個篋編茶託子。又有一個小圓茶几。破爛不堪。當年總理寫給康德黎求援的信，是用鉛筆寫在一張英文名片上的，字跡很齊整，可見當時總理在生死關頭中，還是剛毅鎮靜。據說房內所陳設的傢具，曾存在利物浦多年，總理的給康德黎信名片，存在英外交部，都是在前幾年纔送還給我駐英使館。惟英方聲明各件要在倫敦保存，不能夠運回中國。

總理的在倫敦脫險，最得力援救的是康德黎醫生。康醫生的少子，從前曾在我國交通部服務。民卅二年中國訪英團到英，杭立武在愛丁堡參觀海軍修繕廠，這廠的司令官康德黎少將，就是康醫師的兒子，曾和訪英團同人傾談。杭立武且到康醫師鄉下的房子訪問憑弔。那

康醫少子（即曾在交通部任職現任陸軍中佐）夫婦同居於此，他們殷勤的招待并指示當年總理常居的客室。

還有一點，即在清使館做事的鄧廷鏗，總理在廣州行醫時，本與他有一面之緣，怎知被誘，就是此獠。民元二月，鄧到南京總統府想找事，副官某知鄧的來歷，想治他漢奸罪。總理說既往不咎，當時各爲其主，不必向他爲難。并即命衛隊護送鄧出去。這又可以表達總理的博愛心腸。

民十四，總理病逝北平，段祺瑞派龔心湛前往弔祭。龔是當時清使的姪子，拘禁總理，事先招僱包探偵察行蹤的，就是這位「星使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不知他在鞠躬行禮時，回想當年的故事，有什麼感想。恐怕也如民國初年張鳴岐做廣東巡按使公祭黃花崗烈士時的啼笑皆非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一部分是張鳴岐下令斬殺的。）

同盟會成立時的前後

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之後，黨人實行策動革命排滿運動的，有乙未（民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廣州的第一次革命，陸皓東（中桂），丘四、朱貴全（桂銓）三烈士殉難。庚子，鄭士良（弼臣）在惠州三洲田稱兵，因無援失敗，日人山田良政殉難。此役興中會會長楊衢雲，本在香港和陳少白、李紀堂等爲後方策劃與供應，楊衢雲給清吏買兇刺殺喪命。鄭士良不久也生病逝世。當惠州發難的時候，史堅如在廣州計劃響應，阻於人事環境，沒能實現，於是掘地謀炸總督德壽，失敗被殺殉國。在長江方面，有秦鼎彝的大通之役，唐才常、林圭等漢口之役，他的支流，沈蕙在新堤和湖北的崇陽、監利，湖南的臨湘、沅州、湘潭等響應，均告失敗。秦鼎彝唐才常等雖非興中會的黨人，但間接則與革命有關。壬寅，李紀堂、洪全福、謝纘泰等在廣州舉義，揭布「大明順天國」名稱，失敗，梁慕義、梁慕信、葉勝、洪達明、李棠等烈士殉國。此役雖不是興中會的指揮，但李紀堂謝纘泰是興中會黨人，且全部起義費用，由李紀堂一人擔任。癸卯年，周雲祥在雲南臨安起義，失敗。周氏不是黨人，只是受了革命書報宣傳的感動，借事反抗清軍而已。甲辰年，華興會黃興、劉揆一、馬福益等的長沙起義，事洩不成。同年，萬福華在上海槍殺廣西巡撫王之春，不中被捕，牽涉到黃

興、章士釗、張繼、陳天華、郭人漳、龍澤厚等十三人被捕，事後釋放。

在興中會時期，直接的間接的排滿軍事的實際行動是如此。至關於清廷腐敗而致外交失敗，刺激較深的，在這幾年間，日本掠取臺灣，德國取膠州灣，俄取旅順、大連，英取威海衛，法取廣州灣。拳匪之亂，聯軍入北平，不久，清廷和八國聯軍議和，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是即清史上的辛丑條約。後來清廷又和英國訂立藏印條約，這些都是使愛國志士大受刺激的。那時歐美各國的對中國，事實上劃定勢力範圍，儼然各有管轄區域，喪權借款條約，連接而來，外人氣餒暴力，天天膨脹，外患日深，內政也同時日壞，而革命思潮，也就深入每一個有志青年的腦海中。總理在自傳裏曾有述及，如云：「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大會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丞、沈虬齋、張繼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還有武昌胡蘭亭

、黃吉亭、劉靜菴等的日知會，上海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復會。在日本方面，有鄭貫一、馮斯樂、馮自由、王寵惠、李自重等的廣東獨立協會，秦毓璽、汪榮寶、周業宏、蔣方震、蘇玄瑛等的青年會，章炳麟、馬君武、朱菱溪、秦鼎彝、馮自由等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等。而在己亥至癸卯的數年間（民前十三年至民前九年，公元一八九九至一九零三，即光緒廿五年至二十九年），各省留日學生逐漸增到數千人。在己亥庚子年，留學生尚不滿百人，雖區區此數，但他們思想激烈，主張根本改革政治的，佔半數以上。由他們的宣傳激勵，數年間，普遍於留東學界，當中如戠翼翬、沈翔雲、林圭、秦鼎彝、鄭貫一、馮自由、黎科、蔡鏗（原名良寅）、馮斯樂、蔡忠浩、吳祿貞、傅善祥、李炳寰、鄭葆丞、劉道仁等都是異常熱忱的排滿。當時他們的思想，都受了盧騷、福祿特爾、華盛頓、拜翰等學說與事業所影響，醉心平等自由，天賦人權的思想。爲着傳播學說發表議論，於是譯述西籍，編印刊物事業，也跟着辦理，如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的「譯書彙編」，所譯有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樂等的「開智錄」旬刊，這兩個刊物，可說是留東學生出版物中比較早的，對於導引新思想，貢獻很大。癸卯甲辰年間，留學界鼓吹革命的刊物，風起雲湧，如湖北學生界（後改名漢聲）、江蘇、浙江潮、新湖南、二十世紀之支那、游學譯編等，單行本如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太平天國戰史、漢職等。在香港則有中國日報，此報於己亥年冬出版，可以說是革命黨

機關報的鼻祖，在興中會和同盟會期間，他是兼任策動南方黨務與軍事的樞紐。

我們更知道那時的日本志士（自然他們容許另有他的目的。）和歐美志士的贊助革命的很多，其中日人如萱野長知等，歷十餘年，還是始終如一的同情革命，日本志士且有爲革命運動而犧牲的。這些，都可說是中國初期革命的至友。無他，他們都是受了總理崇高偉大的人格與主義所感召。

興中會從民前十八年成立，會員中除了畢永年一人非廣東籍外，所有會員，可說是全部都是粵人（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原籍福建海澄，但他的生活同化於粵人，且說香山方言，不說閩話。興中會在美洲、香港、日本等地，都曾招收黨員，但自己亥因一度與梁啓超等籌商合作，不成，梁啓超且靠着總理的介紹信到檀香山，招搖撞騙，鼓其如簧之舌，欺騙僑胞，此種失信背約行爲，影響興中會黨務極大，因有若干意志不定的會員，受梁蠱惑，投入保皇會，雖然後來有一部分覺悟反正，但黨務推進，有點不順利了。是以在庚子至甲辰（民前十二年至民前八年）的幾年間，興中會沒有招收黨員，本來庚子至壬寅年間，如上段所敘述，國內的革命空氣，異常濃厚，是招收黨員最好的機會，然而興中會當時的黨務，可以說是在膠滯中，而舊同志有些已經疲勞，總理在民前九年給平山周的信有說：「弟到東京時，遍覓舊同志，無一見者，心殊悵悵！」字裏行間，表現無限感慨。我們再研究這幾年間的革命思潮，雖然是深入一般知識青年的腦海，而且國內外，有許多團體書報刊物，都是直接間接的

鼓吹排滿，建立民國。但他們大多數不是與中會的黨員，這可以證明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建設中華民國，由於先知先覺的提倡以後，已經造成非常有勢力的風潮，引起全國人士的特殊注意了（不論贊成或反對）。

在民前八年春間，黃克強、劉揆一、陳天華、楊篤生們，在東京組織華興會，爲湖南革命的集團，并組織同仇會，來做聯絡會黨的外圍。是年九月，長沙萬壽宮的皇殿下炸彈案，就是華興會所策動的。

從以上各方面合攏看來，那幾年間的革命思潮，可說是飽滿了。總理在民前七年春間，再次到歐洲，揭布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來號召同志，組織團體。於是開第一次會議於北京，加盟的三十多人，第二次在柏林開會，加盟的二十多人，第三次開會於巴黎，加盟的十多人。他們加盟時，一律要宣誓，親寫筆據，文云：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押（指印）

主盟人 孫文

這可說是中國同盟會成立的前奏，因爲入黨的要立約宣誓，又有秘密口號與手式的傳授，誓辭和同盟會大致相同。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在比京柏林巴黎三處入黨的黨

員，那時絕不是叫加入興中會，而是叫革命黨。等到這年的秋間，中國同盟會成立，確定會名，他們纔照改爲中國同盟會。那麼，事實上，興中會至同盟的期間，中間曾經一度中斷的了。

比德法三處革命團體組織之後，總理深覺留學生受革命思想的陶冶，已由言論而踏入實行階段，爲着達到革命的目的，應有廣大的組織，就由歐轉美，而到日本橫濱，各省留日思想前進的學生由東京往訪的很多。當時各省志士中負名望的，要算華興會首領黃克強，總理和他無一面之緣，後由宮崎寅藏介紹黃氏和宋教仁、陳天華等與總理相晤於東京鳳樂園。黃氏們對於總理表示熱誠的傾慕，并願領導華興會全體會員共同組合新的革命機構。總理深表贊同。於是定期聯合各省各派的革命分子，擴大組織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集團。開會之日，是陽曆七月三十日（公元一九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月二十九日），借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召集各派革命同志，舉行籌備會議。興中會會員總理、梁慕光、馮自由三人由橫濱到會。各省同志由黃興、宋教仁、程家榘通知到會的，有張繼、陳天華、田桐、董修武、鄧家彥、吳春陽、康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魚、孫元、權道涵、張我華、于德坤等。由馮自由通知到會的，有馬君武、何天炯、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燾、時功玖、謝良牧等。由胡毅生帶同參加的，有汪兆銘、朱執信、李文範、張樹柏、古應芬、金章、杜之林、姚禮脩、張樹棠等。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的，有內田良平，末永節

等。中日志士六十餘人中，和總理原屬舊相識的，只程家樞、馬君武、張繼、黎勇錫、胡毅生、馮自由、朱少穆、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朱永節等十人而已。是日到會的有十七省籍，惟甘肅無留日學生故缺席。衆推總理主席，會商結果，會名定爲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中國同盟會。宗旨，是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綱領。黃克強勸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衆舉手贊成。旋由總理擬訂盟書方式，衆推黃克強陳天華審定，原文如下：

聯盟人××省××縣人 當

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 ×××

大家循序簽名在盟書後，總理領導各人舉右手向天宣誓。在幹事部未成立前，各盟書由總理保管，總理之盟書，則由黃興保管。即在隔室分別傳授同志握手暗號，和三種祕密口號：一、漢人，二、中國事物，三、天下事。總理跟着和老同志握手道喜說：「特爲諸君慶賀，從今天起，諸君都不是清朝的人了。」話剛說完，房的後部板牆，突然坍塌，聲音很大，震動全屋。總理笑口吟吟的說：「這是顛覆滿清，革命成功的預兆！」會衆聞言，鼓掌歡呼。最後推定馬君武、陳天華、宋教仁、汪兆銘等，起草會章，在下次開會時提出討論，纔散

會。

接着留東學生界在八月十三日，舉行大會歡迎總理，會址是在總町區富士見樓，宋教仁主席，是日到會的六七百人，後至的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堪，警察通知關門，但不得其門而入的，在外喧嘩鼓噪宋。乃攀援到門額說明地狹人衆的原因，並開門聽從來賓擠入。這是學生界公開歡迎革命領袖破天荒的集會，可見當時知識青年傾向革命的熱烈。

過了一周，即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一板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由黃克強宣讀章程草案，略有修改，并推舉評議部長等職員，是日到會的有三百多人。同盟會成立後，集各省革命的英才，而成有生命有團結的機構。勢力雄厚，一切活動，自然蓬勃有新的氣象。第一、是留東會員各就本省會員中推舉一人擔任分會會長，專司本省留學界入會主盟任務。第二、於國內外各地重要區域設立分會，負責推廣黨務，策動軍事，聯絡同志等工作。第一次派出馮自由、李自重二人到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及廣州各地分會，其他各地也先後派委。第三、當同盟會成立之日，黃興提議，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皆加入同盟會，現在該社社員願把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為機關報。衆贊成接納，因此，便改爲民報。

民報，是在民前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創刊，先後擔任編輯職務的，有陳天華、汪兆銘、胡漢民、朱執信、章炳麟、但懋、汪東、黃侃、湯增璧、劉光漢等。此報的中心思想，爲三

民主主義。標明宗旨有六：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正直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分析而說，一至三項，即三民主義的內容，四至六項，却屬本黨當時對外的政策。

民報言論，除積極的反清之外，同時對於反革命的保皇黨，攻擊更不遺餘力。因為那時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既為清會張目，復造謠反對本黨，詆毀總理，故民報不得不向其反攻，發生論戰。結果，新民叢報失敗。直至民前四年，出版至二十四期，恰值清廷派唐紹儀為中美聯盟專使，經過日本時，民報向唐抨擊，唐囑使駐日清使向日政府交涉封閉民報，民報因此停版。總理在中國革命史有說：「民報成立，一方面為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一方面力關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就是一個實證。

「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見總理國民黨奮鬥方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演詞）那麼，同盟會成立後，黨人們在國內外努力宣傳工作的，在日本方面的雜誌有十多種，其他如香港、澳門、檀香山、舊金山、溫高華、紐約、域多利、庇魯利、菲律賓、澳洲、巴黎、庇能、吉隆坡、緬甸、泗水、日里棉蘭、八打威、暹羅等埠和內地各省市的日報及圖書出版鼓吹革命的，盛極一時，分途努力，宣傳感化的力量

很大。故在一年之間，加盟的同志有一萬多人，支部也先後在內地各省市秘密成立，因此，革命勢力，一日千里，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這種磅礴勢力的激動，如迅雷，如暴風，如怒濤，是沒有方法去阻梗的。因此，一方面使清會震驚，而夢想以君主立憲來收拾人心，維持已經動搖的帝座。一方面有些投機或是緩和分子，從事請願「立憲」，想着用立憲運動來緩和急劇的改革政治運動。同時他們也想着利用機緣而取得某種政權。這一切反響，都是遭遇革命怒濤所激盪而成的泡沫。

從黨史事實的證明，同盟會策動的軍事，因着人事和時勢的關係，比之與中會的時期來得活躍與普遍，即以暗殺清吏一點來說，他的成果，實在偉大。

士官生的丈夫團

中國同盟會的在日本東京成立，當時留日學生先後參加的，非常踴躍，而我國在士官學校研讀軍事的學生，極爲熱心。但士官生中參加革命集團的固多，而同時反對革命，或替滿吏做特務工作，供給情報的也不少。士官學生入黨的同志，常接到黨部開會通知的郵件（開會地址，多在民報社），這樣一來，不特容易給滿吏派駐日本的偵探，得着消息，隨時報告，而且在同學間的非同志甚至政敵，也給他們一個注意的材料。對於將來回國的行動，都感到極大的妨礙，工作難以開展，這是非常可慮的事實。因此，有一部分同志特對黨部提供意見，請即改善通訊方法，否則爲了個人安全與黨團祕密計，只有宣佈退會。結果，在總理與黃興再三會商之後，准許開會暫不通知士官學生的黨員參加，另約李書城、耿覲文密商辦法。李等建議在同盟會外，另行組織士官學生的革命團體，所有同志，以士官學生入同盟會的爲限，絕不容許外界加入。開會地點，隨時覓定。至一切的會務，還是受同盟會本部的直接指揮，等於同盟會的直屬分部，也是同盟會的黨團。這個辦法商妥決定之後，李耿們即遵命從事組織「丈夫團」，「革命本團」，「死友」等祕密小團體了。這幾個小組織，在比較中，人才較盛，規模較大，而又注重北方同學的，要算「丈夫團」了。他們組織完成，關於名

冊及一切會議紀錄等，均陳報同盟會存案，並請保守秘密。總理在日本的時候不多，照章，總理他適時，由執行部長庶務科代理，因此黃興和他們接洽的事較多，一切工作，聯絡也密切。加以李書城、何成濬、耿觀文等，都是湖北籍，和湖南人意氣相投，故和黃的感情也相洽，工作較易聯繫。

於此，對於「丈夫團」的定名，也該順爲說明。他們在第二次開籌備會議，即舉行成立大會的典禮，在討論名稱的時候，閻錫山、張鳳翽都主張用「軍事研究會」的名義，李烈鈞、楊會蔚却提議用辦刊物的名義做團體的名稱。大家正在審慎討論還沒有決定的時候，黃郛到會，他提議用「丈夫團」，即席說明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句話，就是大丈夫的含義，也是大丈夫的精義。如果我們軍人能夠做到這三句話，我們纔能夠得上革命。於是全場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丈夫團」便如此成立了。

「丈夫團」中的團員，在民國前的革命和建國歷程中，都各有特殊的建樹，名可副實的了。

黃花崗全貌

別離了廣州市，屈指已有七年，當我重返廣州的第二天，便約了逸冰去游黃花崗，憑弔七十二烈士。出了商業區，向東郊步行，經過紅花崗脚，我們上去參觀，有烈士墳四座，是溫生財、陳敬岳、林冠慈、鍾明光四烈士的墳墓。（溫生財是暗殺廣州將軍滿人孚琦，陳敬岳、林冠慈是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鍾明光是暗殺廣東護軍使龍濟光而殉難。）墓前石碑，刻有「碧血千秋熱，紅花此日香」的聯子。墳的左邊，又有石碑，寫着「紅花崗四烈士墓道」。瞻仰一回，就往前行，兩旁的樹木，山花野草，因風微動，很像表示美滿歡迎的意思。過了不遠的地方，便是護法之役的中期軍政府的所在地，那時是借着農林試驗場，來做討賊戡亂的機關。再行十多分鐘的路程，轉左邊的馬路，便有一碑，刻着「黃花崗由此路進」幾個字。進了墓道，兩邊各樹立一根石柱，上面雕刻着一條龍，工作很是精緻。沿着墓道，還有許多紀念碑碣，參差地在道旁微微的仰着頭。雜花綠草，被風兒吹着，有欣欣向榮的景象。

黃花崗，本來叫做紅花崗（又名臭崗），是廣仁善堂的義地。民國前一年辛亥三月廿九之役（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革命黨人襲擊廣州失敗之後，屍陳路上幾天，過路的莫

不表示欽敬。可是那時虜倭方張，誰也不敢過問。清吏對於革命黨，本來恨之徹骨，對於烈士的遺骸，自然更加蔑視。自黨人殉難直到四月初三日，清吏纔函知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收拾遺骸。各善堂始派伴工檢收，草草的盡數移放在諮議局（今之廣東參議會）前的曠地，分置十多堆，折臂洞胸，血肉模糊，臭氣撲鼻，使人不忍近看。但是收殮和埋葬的工作，衆論紛歧，多時還沒有決定。潘達微同志就在那風聲鶴唳危疑震撼的圍氛裏，從容不迫，設法把他們的屍首收殮，合葬在紅花岡。當時本不想宣揚，怎知道第二天保皇黨的國是報，首先揭載，新聞的措詞有不利於潘氏。潘知這事難於祕隱，不得已纔宣布始末，標題「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岡上黨人碑」。潘氏覺得「紅花」字比較軟弱，不如「黃花」來得雄渾，各報沿用，遂成定名，而後來的紅花岡，也在附近而改立了。是役係集各省革命的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博，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造成。（見總理的建國方略）意義的重大，也可以推想了。

我們看看滿岡的松楸蒼翠，碧草如茵，黃花綠柳，山荆野藤，雜生其間。還有許多奇花異草遍植在岡上，放眼四處的瞭望，彷彿走入那宏偉的大公園在游覽。向前行是很平坦寬闊的馳路，一路漸漸地高，有大樹兩株，外面圍有石欄，一座寫着「參議院長沐森立」一座寫着「衆議院長吳景濂立」，并刻有「五十年後之樹欄」等字。我想這座樹欄建築至今，雖只有二十多年的歲月，人事已經有了這許多的變遷。林氏年高德劭，後來做了國民政府的主席

多年；而吳呢，後來參加賣布荒偷曹錕的賄選，政治分流，兩人的結果不同。又有兩個大宣爐，一個是石質的，一個是銅質的，安置得很適宜。正中是一座大墓，白石構造，係長方形，用鐵欄圍着。上有石亭一座，那種光澤雅潔的素質，雕刻的黨徽和花紋，異常精緻。亭裏豎着一塊大碑，刻着「七十二烈士之墓」。墓後有紀功坊，也是白石所建，橫篆着「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出自章炳麟的手筆。筆勢遒渾蒼勁，對此清幽莊嚴之境，使人肅然起敬。連接着紀功坊，有廣約十餘丈的大石臺一座，高有兩丈多，中間闢門三道，宛如城堡，建築得很瑰麗宏大，牆面橫刻着總理寫的「浩氣長存」四個大字。臺裏裝有扶梯，可上臺頂。臺的上層，砌着長方形的石枕七十二塊，磨琢很精，并鑄有「某地旅某華僑謹獻」等字，每塊寫一個海外黨部的名稱，中英合璧，層臺而上。臺頂裝着一個青天白日徽（從前本來是一個自由神），偉大莊嚴的設計，值得欽佩。

順着扶梯登臺一望，青山含笑的迎我，細竹點頭的招我，小鳥唱快樂之歌慰我。低頭望那噴水池，好像是飄珠濺，那時候我們只有灑然出塵，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墓的左右各方，還有音樂亭、魚沼、碑亭、花圃等等。都是因地制宜，布置得很適當。又有一幢房子，招待遊客們休息，擺設也很精美。備有石製磴桌，雅有奇趣，可以敘會，也可以休憩；守墓的人，另有房屋居住。

轉右方，有七十二烈士碑亭，聞初時能識認屍首爲誰的，只有五十六人。他們的籍貫：

廣東三十六人，福建十人，廣西六人，四川三人，安徽一人，還有十六個是無名英雄。後來過了幾年，多方的探聽考察，纔能夠弄得清楚，補足七十二人。最近幾年，考查結果，是役殉難的有八十三人。胡漢民在十二年九月所書的碑記云：「七十二烈士既葬黃花崗之八年，閩侯林森等修其墓，復與與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後死者，審求先烈之姓名里乘，得五十六人，番禺汪兆銘書而勒諸石，大埔鄒魯爲文紀其事。越三載，民國十一年春，續得十六人，補志之，於是七十二人者以備。」而此七十二人，又或雖有記載，或則語焉不詳，還有只存姓名而沒有事蹟可考，甚至當時姓名也不可稽考。像史載田橫故事，雖然司馬遷的善寫游俠傳，也不能替五百人寫傳；湮沒不彰，這是何等痛惜的呢。前行幾步，逸冰讀那鄒魯所撰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碑記，（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立）「……蓋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雖有所闕，固望他日能補而足之也。夫馬革裹屍，黨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論留名！今之爲此，徒以爲後人流連憑弔之資，於死事者，固無與也！」我們可以知道真正革命黨的志節操行，是在做人類不知名的犧牲者，傳與不傳，死事者既不是汲汲在此，還有想念到他的升官發財嗎？然而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實由碧血黃花所染成，今日革命尙未成功，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沒有一刻停息，反而一天比一天的加緊，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不知作何感想！而我們呢，却有「萬方多難此登臨」的感慨了。

對前有民十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開會時所立的碑和所種的樹。轉左方參觀，饅頭式

的小墳駢列着，就是七十二烈士的分墳。附近還有鄧仲元（鏗）、喻雲紀（培倫）、朱執信（大符）、廖仲凱等墳，和辛亥年民軍起義與北伐護法幾次陣亡將士的墓，又有中國航空員第一人馮如的墓。（溫生財暗殺孚琦，就趁着孚琦去看馮如表演飛機，歸途而暗殺的。）我們到了此地，見着黃花綠草裏的豐碑紫紫的烈士墳，對着俠骨英魂，怎不令人發生敬仰的情緒！相隔不遠的黃花別館，是謝英伯的別墅，院裏陳列着近年廣州新出土的銅玉陶器磚瓦，和各地發掘得的古物甚多。憑弔烈士之後，到此來摩挲古物，對於先民製作的精巧，愛護國家的觀念，覺得特別濃厚。

原來黃花岡墳場的修築，民國元年，胡漢民、陳炯明，相繼做粵都督的時候，議定在合葬處從事整飭，省議會且通過工程費十二萬元，因為二次革命失敗，中途停頓。民七秋天，滇軍旅長方聲濤（他的弟聲洞，是七十二烈士之一）發起修葺，規模粗具，也因事而停工。後來參衆兩院在粵開會，參議院長林子超（森）繼續勸募修築，經營了好幾年的工程，用了幾十萬，纔能夠有今日這樣莊嚴喬麗的建築。

胡清末造，革命黨人們，歷盡艱難險巇，本着篤信主義，堅毅不撓的精神，前仆後繼，和民賊相搏，死事的慘壯，是三月廿九之役犧牲最大。總埋序黃花岡烈士事略，有說：「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

天地泣鬼神，與武昌之役並壽！……今日是什麼時候呢？烽火連天，事變叢生，國家民族的生命，危如墜卵；要是我們不能繼續先烈的犧牲精神，爲全國和平統一來努力，而徒然感慨他們的遺事，這真是後死者的羞愧！

黃花崗詩話

民國前一年，廣州三月廿九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一役，可說是辛亥秋間武漢起義的前奏，意義異常重大。國父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裏，曾有述評：「……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國父所寫「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有說：「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躡躑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由此看來，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革命黨人對於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他的重要關聯性，也可知了。

民國成立，三十多年來，謳歌贊歎黃花崗殉國烈士的詩也很多了，其中作者，有的是政治革命家，有的是文藝革命家。有的是政治兼文藝的革命家。他們感着七十二烈士們黃花碧血的深刻印象，革新的思想，犧牲一己，打倒異族宰割，拯救同胞的勇邁精神，撫時感事，

所作的詩，不是吟風弄月的濫調，也不是歎老嗟貧怨天尤人的句子，而是革命家的作品，有正義感的，發人深省的，有時代性的，這是很有深厚的意義。今把記憶所及，寫出若干則，算是黃花崗詩話吧。

三月廿九之役，黨人失敗，羣情洶湧，有些因着消息隔膜，傳說紛紛。當時胡展堂（漢民）本任統籌部的祕書課長，掌理機要工作，發難的時候，沒能夠事前起到參加實際行動。但後來有人誤傳他已殉難，做詩弔悼，胡得着詩，依韻和三首。其一云：「博浪椎秦志，原知未易酬。可憐成獨往，只在障狂流。日日中原事，沈沈大地憂。廣州三月暮，吾亦戴吾頭。」其二云：「火盡薪仍在，行危道不移。心魂留共守，風雨恨相離。國士生還日，羣黎望治時。當春繁萬木，彌重歲寒枝。」其三云：「既定共和局，因之揖讓聞。我懷良未已，此日且無紛。回雁知秋氣，飛鳥有舊羣。徘徊不能去，應爲故山雲。」所云「吾亦戴吾頭」，是說明他自己依然故我，沒有遭遇到不幸。

朱執信（大符）一時興到，也和了三首，其一云：「平生重意氣，恩怨未擬酬。忽以九京訊，而今雙涕流。相逢驚誤話，失喜破端憂。却話當年事，渾判料虎頭。」其二云：「過洛尤懷刺，臨山廢勒移。孤蛩愁失距，良會更傷離。暮燕棲難定，鞞鷹下有時。東南應日出，可照最高枝。」其三云：「身似何無忌，哀吟未忍聞。鷓鴣爭互嚇，雁木偶成紛。黃絹留新唱，青冥失故羣。結茆先有約，他日望停雲。」執信致力革命，堅苦卓絕，他的詩隸事屬

辭，別有一格，可以見到他的思想。

胡朱的六首詩，只是和三月廿九起義有關連，而非與黃花崗烈士有直接關係，順爲提及罷了。然而後來執信在虎門遇害，他的遺骸葬在黃花崗，是與七十二烈士毗墓連的。

茶陵譚祖安（延闈），民十三的黃花節，遊黃花崗，口占七絕一首寄懷，詩云：「夾道成陰樹已林，十三年事一沈吟。萬人歡動看今日，誰識當年烈士心？」因爲那時廣州樹立大本營，護法戡亂，故感慨很深。

三原于騷心（右任），民十二春間遊廣州，與登雲自立等謁黃花崗，遇着林子超（森），有詩一首：「白雪山下日將斜，掃墓逢君感有加。當道偷閒春雨後，黃花崗上種黃花。」過了幾天，他和曾孟鳴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又成五律一首云：「黃花崗下路，一步一沾巾。恭展先賢壘，難爲後死身。當年同作誓，今日羨成仁。探得雞冠子，多多寄故人。」末兩句，註明是採雞冠花種子，寄回故鄉三原的民治校園。

民十九，林子超請于氏寫黃花崗相遇詩，誤記第一句，又成了一首，那時他們是同在南京總理陵園，詩云：「黃花崗上萬花黃，粵海曾偕弔國殤。今日同君作陵戶，紫金山畔看朝陽。」

于氏第二次南下廣州和王陸一劉愷鍾等憑弔黃花崗，作有七絕兩首，其一云：「招國魂兮思國殤，報國羞謁黃花崗。黃花滿地天如晦，白首安能死戰場！」其二云：「黃花崗上故

人哭，料我今生再來否？餘生莫訴神州勳，採取黃花已白頭。「謝抱香（英伯）在黃花崗墳園的右旁，建築有黃花考古學社，藏着古物很多，常和藝友，切磋琢磨，于氏順道參觀，寫有一詩贈抱香，詩云：「英伯英氣今猶昔，抱殘守闕天下知。黃花別館人將老，探得黃花贈與誰？」于氏所寫的黃花崗詩，每首均有「黃花」兩字，到說是本地風光，寫實之作。

番禺潘冷殘（達微），三月廿九之役，收殮七十二烈士遺骸，埋葬在黃花崗，俠骨義行，是不可多得的。他致力社會事業的餘暇，好攝影繪畫，曾贈我畫三張，「歲寒」一張，冷殘逝世後，柳亞子（棄疾）替我題詩一首在畫幅上，詩云：「畫師騎鶴出紅塵，畫筆長留太古春。莫話黃花崗上事，幾人能葆歲寒身？」末一句，含着無限感慨。

南海陳樹人有「黃花節同清遊會諸子遊青山」七律一首，詩云：「驚心怵目黃花節，只在殊方寂寂過。不憚間關謀聚晤，便同遊眺異山河。暖風千里薰新葉，豔日沿江媚靜波。到此我儕安可忘，鄉邦今日淚痕多。」樹人寫此詩的時候，係寄寓在香港，故他的感觸，別有不同了。

吳江陳巢南（去病），係南社發起人三人中之一，護法之役，南下廣州，任參議院秘書長。有一天，集玉谿生詩爲七絕六首，感悼黃花崗烈士，順手拈來，天衣無縫，的是能手。其一云：「嫩籜香苞初出林，積骸成莽陣雲深。十年泉下無人問，碧海青天夜夜心。」其二云：「可憐才調最縱橫，欲舉黃旗事未成。海闊天翻迷處所，望中頻道客心驚。」其三云：

「捨生求道有前蹤，鳥覆危巢豈待風！自是當時天帝醉，楚歌重疊怨蘭叢。」其四云：「風飄大樹撼熊羆，羊祜韋丹盡有碑。左右遠山窮遠目，淚痕猶墜六朝兒。」其五云：「早晚星闌雪涕收，不知消得幾多愁？傳之七十有二代，埋骨成灰恨未休。」其六云：「巫陽不下問銜冤，爲拂蒼苔檢淚痕。除取松醪一斗酒，紫蘭香經與招魂。」

劍川趙石禪（藩），滇南耆宿，詩稿滿囊。護法之役，代表唐冀庠（繼堯）到粵，出席軍政府政務會議，并任交通部長，政餘好和粵中文士相酬唱。他有弔黃花崗烈士七古一首，詩云：「嗚呼黃帝終有賢子孫，霹靂震碎蚩尤魂。武漢途躡嶺海起，四裔淨掃煙塵昏。七十二烈士斷頭流血安足恨，五千年史正統今日賴以存。登黃花崗奠杯罍，國殤毅魄翩來下。烈士之怒猶未平，雲垂海立風掀瓦。君不見項城橫死威廉逃，尙有憑藉東鄰樂禍耽者！」在二十餘年前，石禪高瞻遠矚，指出「尙有憑藉東鄰樂禍耽者」，「我們想念到真是一烈士之怒猶未平」了。

富順雷鐵崖（昭性），是文人而致力革命工作的志士，有哭廣州殉義諸烈士律詩四首，其一云：「誓抵黃龍聚義兵，復仇匪羨帝王名。却憐涿鹿干戈起，辜負昆陽雷雨聲。子弟八千殉項羽，英雄五百死田橫。胡兒漫喜根株盡，得遇春風草又生。」其二云：「漢家元氣滿中州，風雲龍虎大義投。夜月杜鵑猶泣蜀，蠻荆泰伯忍忘周。九華峯冷紅顏史，五嶺山橫白骨秋。兒女英雄歸一塚，珠江嗚咽水西流。」其三云：「當道豺狼厲爪牙，義軒遺骨化蟲沙

。張賓助虜人心死，翟義摧師漢室嗟。萬古玄珠沉赤水，千年碧血灑黃花。烏啼月落羊城畔，尚有靈風拂柳斜。」其四云：「生寄死歸何足感，健兒早已戴頭來。白山黑水妖猶在，紅粉青年我尙哀。魂魄不啣精衛石，風雲猶黯越王臺。天南漫道香花供，北望神州總惜才。」不屈不撓的詞調，的是革命文士的吐屬。

現任參政員林隱青（虎），廣西陸川人，二十餘年前，治軍兩粵，有七律一首，借憑弔七十二烈士，抒寫自己懷抱，句句都是武裝同志的口氣，而又恰如其分。詩云：「立馬高崗一望中，霸才銷盡國魂空。頻年戰伐爭民主，半壁河山弔鬼雄。餘烈常昭應殺賊，外言交至且和戎。寄聲禍首休逃罪，吾力猶能竟厥功。」隱青寫此詩的時期，是在護法之役，所謂「禍首」，是指那時毀法的軍閥而說。

武進陳彝範（蛻），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事紀念日感賦一首，詩云：「十二萬年誰不死？死成民國一何雄！常嗟魍魎向君笑，竟訴玄黃真幸通。片土自成媧氏石，化身待採首山銅。試看夜夜崗前月，紀念與之共始終」。

吳江柳亞子，民廿四，參加上海的非律濱觀光團，歸國的時候，轉道廣州，曾和他的夫人鄭佩宜，女公子無非、和冷雪、冠玉、庶保、公展、曉初、少屏等，致祭黃花崗烈士，順道又到朱執信廖仲愷的墓道憑弔，有紀事詩云：「瓣香展拜墓門前，遲我重來又十年。曠代汗青應不朽，兩賢理碧更相連。風雲氣已入豪盡，粉黛緣還嬌女妍。欲起惠陽雄鬼語，掌珠

海上我能憐。」末兩句，是指廖仲愷和仲愷的女公子夢醒而說。又有一首，是留別王濟遠并請畫黃花崗弔墓圖的：「難忘風雨墓門前，憑弔人豪總黯然。埋骨成灰應不朽，揮毫如汝亦堪傳。哦詩車塵巾流涕，潑墨船窗水接天。乞寫黃花崗上事，青山青史兩纏綿。」

閩侯林庚白（學衡），曾和陳競存遊黃花崗，得五古一首，詩云：「攬轡出東門，展眺懷我友。千夫競前度，一將更趲趲。望墳逕致辭，西日黯林表。黃花已化碧，崗名自不朽。永遺蒼馨香，奠成重山斗。民命託共和，世味苦未曉。復仇春秋義，會心亦已尠。吾儕漸後死，得鹿究誰手？菹醢誠可傷，彼哉衆功狗。」語諷而哀。

台山劉蓄父（栽甫）胸懷大志，以澄清中原爲己任：惜乎所遇輒阻，長才莫展，有祭黃花崗烈士詩：「七十二人今已矣，我來崗上拜黃花。英雄空自流芳去，國事依然亂似麻。」

孔一塵在民國廿七年的十月，乘着秋風拂拂，夜上黃花崗，一時感從中來，做了一首五古來紀念國慶。據我所見，可說是吟詠黃花崗詩最長的一首了。詩云：「落日涼風好，招邀上北邙。行行重行行，遂至黃花崗。登崗一展謁，氣象殊森昂。瑞草生墓周，繁花列道旁。墓前人影亂，碑中姓字香。遊人去復來，碑字記還忘。撫碑再展讀，一讀淚一行。念此諸先烈，慷慨爲國殤。豈不愛室家？愛國心更強！鷄鳴出門去，妻子牽衣裳。騎射非素習，步伐亦無方。或自田間來，未暇作毛槍。或出自學校，儒冠雜戎裝。漢賊不兩立，豈復計短長！中華須再造，斷頭亦何妨。黎明誓徒衆，相將赴戰場。萬戶方酣睡，忽聞聲沸揚。大呼殺殺殺

，殺虜興漢邦。勇士七十人，來勢何披猖。督府一擁入，萬夫莫敢當。達官踰牆走，士卒應聲亡。謂功成俄頃，敵勢詎更張。胡兵前後至，左右難爲防。以一而當百，碧血濺宮牆。彈盡力亦竭，成仁復何傷？念我先烈風，撫此碑上字。一撫一傷心，沾臆不能已。暮色四面合，悲風千里至。星日盡無光，花草若垂淚。今時復何時？危殆更無似：敵已入我室，殺戮我兄弟；劫掠我貨寶，奸淫我姑姊；蠶食自滿蒙，鯨吞及魯冀；前歲屠江南，今茲佔漢漢。察其所用心，不亡我不止。今世亡國痛，殘酷非昔比。印度與安南，殷鑑至可懼：十男九無妻，苛捐到狗豕，田園不復有，婦女半作婢。此而尚可忍，亦復何生理！奈何我同胞，懵懵無一起！坐視敵入室，猶且競私利。不思我先烈，爲國而忘己。性命且不惜，何言勢與利！先烈如尙存，當此知何似！忽聞塚中言，近在碑碣間：「吾死本得所，今有恨難宣。自從我死後，邦家愈不造；大盜逞淫威，誅求無壓飽；外賊認作父，棄地求歡好。賊既入堂奧，不聞聲天討。艱難建民國，原求子孫保，豈能爲魚肉，宰割任屠刀？子果有心人，去去勿復陳。結集同志士，爲國勉成仁。昔予一奮呼，虜軍望風靡；四海交感召，卒覆清社址。抗敵求自存，實我萬民意。雄師二百萬，豈莫捍邊鄙！」古人亦有言，寧爲玉以毀。抗戰卽不勝，亦洗民族恥。只須國魂在，百世猶可起。」是浩浩蕩蕩富有抗戰氣味的詩句。

鄂人張伯烈，護法之役到廣州，出席非常國會，常到黃花崗遊覽瞻仰，有詩兩首，其一云：「墓門一哭又經年，紅葉芳菲鬪萬千。馬鬣依然封碧血，豚蹄曾否到黃泉？早知今日無

須死，遲待何時始見天！尙喜羊城公道在，春風裊裊祭寒烟。」其二云：「軍樂聲聲悲且壯，萬人含淚靜無譁。欲教後世生忠憤，借重諸君死國家。嶺表喧傳革命史，墳前爭放自由花。傷心最是言和者，不問官私鼓亂搗。」這時恰值南北議和的時候，衆論紛紛，莫衷一是，故他借弔烈士來諷刺主張議和的人們。

無錫吳稚暉（敬恆），昔年寫了兩節黃花崗雍露歌，一唱三歎，傳誦一時。歌云：「嗚呼，大名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黃花落，黃花開，花落花開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嗚呼，論功行賞客，不記昔人頭刀摧。黃花落，黃花開，花落花開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魏冰心也有黃花崗詩兩首，與稚暉的作風有點相像，可說是異曲同工。其一云：「黃花崗上黃花栽，黃花崗下烈士埋。黃花晚節留芬芳，烈士勳功足愛戴。黃花落，黃花開，花開花落年年在，烈士一去不復來。嗚呼，烈士一去不復來。」其二云：「黃花崗上黃花香，黃花崗下烈士坊。黃花傲骨耐雪霜，烈士英魂護祖邦。黃花謝，黃花放，花謝花放年年黃。烈士而今在何方？嗚呼，烈士而今在何方？」

東莞莫紀彭，參加三月二十九之役，充任第二隊選鋒隊長，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兼題革命逸史三集」詩十一首，內有兩首，談及黃花崗事的，如「史佚天南一健翁，好句來時可是空。若問舊遊在何處？黃花開遍也無蹤。」又「史佚天南一健翁，文章晚節益求工。雕蟲我亦有同好，慚愧當年號選鋒。」

諸城劉芝里（大同），排滿倒袁，做過些工作，民七到粵，想參加實際政治活動，因為缺乏現代政治思想，天天過那做詩寫字飲酒的名士生活。他有弔黃花崗七古一首，詩云：「黃花崗上黃花開，七十二忠骨一堆。有我來招魂其來，悽風吹上越王臺。史（堅如）祠斜旁，珠江隈，郭外溫（生財）墓雜蒿萊。陣陣風酸嶺上梅，淚灑宿草草不萎。白雲山上夕陽頽，夜半龜崗猿聲哀。三月廿九有餘悲，年年英魂來幾回。我今墳前奠酒卮，不識諸烈知未知？國立八載亂如斯，戎衣三著力不疲。天玄地黃無了期，戰死多少好男兒。而今護法仍於茲，西南半壁僅支持。諸烈名已千古垂，朗如日星耀八垓。酪瓶羊炙紙錢灰，楚些聲聲亂子規。下有碧血漲苔肥，上有陰雲載魂歸。八分騎箕尾來遲，百粵山靈呵護持。我愧馬革未裹屍，年逾半百猶流離。憶昔從戎多美姿，死已道半天不慈。泰山有石石弗奇，至今未見黨人碑。南來噫嘻重噫嘻，天地無私我何私！中原滿目盡瘡痍，視孰如己溺已飢。大江東去流澌澌，北邙山頭草萋萋。田橫義士去無淮，裴樞清流安在哉？浪淘英雄無子遺，敢云豹死猶留皮。宋玉空賦大招詞，謝翱徒詠啼髮詩。哭之哭之雨絲絲，造物不仁將安之！」此詩原稿，芝里寫在長卷上，至今還存在我處。

劉芝里又有「嶺南吟」一百二十首，是以廣東的山川人文政教來做對象的，第一首詩，便是吟詠黃花崗，詩云：「步出東郭門，纍纍烈士墳。烈士不得見，何以慰我心！南望珠江月，東望龜山雲。史（堅如）祠碑屹立，榕寺木森森。黃花開滿地，九月溫如春。於戲七二

子，正氣塞乾坤。多半不相識，其中有故人。欲書無史筆，欲祭無誅文。我弔君不知，我哭君不聞！別來今八載，國事猶紛紛。同志相繼死，吾黨冤沉沈。含淚不敢灑，淚灑悲英魂。國仇猶未報，愁作嶺南吟。」

騰衝李印泉（根源），文韜武略，有曲石詩錄印行，湖上閒吟二百首，均屬五絕句，其中有提及黃花崗史事的，如「廣州三（月）廿九（日），死士七十二。香滿黃花崗，國魂於焉寄。」

「五三」濟南慘案，潯陽蔡癡公（公時）適任戰地外交委員會的委員長，和屬員周惠和等多人殉難。民十蔡在廣州，恰值三月廿九的十週年紀念，做了四首詩，其一云：「書劍披離酒半酣，幾回歌哭在春三。未除國蠱生濁愧，拚得民權死亦甘。十載風雲餘馬鬣，一崗煙雨落龍潭。黃花清瘦飄零處，猶賸哀時鄭所南。」其二云：「五百健兒齊遞去，八千子弟不生回。見明義利真奇鬼，能轉乾坤乃霸才。詞客愁隨荆棘長，英雄血和杜鵑開。諸公憑弔須珍重，不抱丹心莫錯來。」其三云：「心香一掬奠荒丘，陌上風雲尚未收。鵲鳥紅啼珠海淚，崗花黃作燕塘秋。戰餘血肉皆功狗，劫後衣冠半沐猴。七十二人留寸土，元年今日已埋愁。」其四云：「白雲山下白雲浮，豈有艱難一哭休。氣節每於窮處現，功名都在死中求。而今大地非無主，不信權奸尚有頭。栗里蔡郎重下拜，紅霞白日兩悠悠。」以詩論詩，錄芒過露，沒有什麼磨鍊，即所謂火氣太重。第四首的三四兩句，竟然成了他本人的讖語了。

并州張衡玉（瑞瓊）民八寄寓廣州，曾寫「廣州雜詠」十八首，內有一首，說黃花崗云：「永安門外樹蒼涼，山鳥聲聲弔國殤。瞞却中原去尋樂，遊春莫上黃花崗。」

梅縣謝抱香（英伯）是民黨的老前輩，從事文字宣傳工作很久，後來轉入司法界服務，有五古三首，寄懷黃花崗烈士，痛快淋漓的借題發揮，斥罵很多人。其一云：「白楊何蕭蕭？芳草何離離？長與世相違，歲月忽以逝。死者知阿誰？道旁一老農，云是漢家兒。漢兒志報國，生殺不可移。生則手刃賊，死則革裹屍。大塚一日成，斷脍雜殘肢。夕夕哭鬼雄，朝朝啼怪鷓；歲歲長松楸，夜夜來狐狸。丈夫貴適志，榮辱何足奇！生不受人憐，沒詎求人知！回首望中原，紅日薄崦嵫。我亦太多事，來作黃花詩。」其二云：「我作黃花詩，當如薤露歌。英雄末路時，有誰憐坎坷？民賊殺不盡，遑復計其他。大盜終竊國，君其將奈何？快哉沈沈睡，歲月任銷磨。除却黑酣鄉，何處有平和？」其三云：「我生未四十，何其多異聞；魏家乾兒子，居然作將軍。將軍不要錢，甲第高齊雲；將軍不怕死，明哲善保身；將軍大功業，惟在多殺人。一殺再復殺，殺之如蠅蚊；不殺則不威，殺以建殊勳。可以征服民，不得不悲呻！」聚斂殘殺的黠武軍閥讀了，又不知有什麼感想？

民十的雙十節，全國教育會，在廣州開會，安徽代表高語罕有祭詩云：「十年國事蝸蟻裏，萬里河山破碎中。低首獻花腸九折，已無餘淚哭英雄。」那時南北并峙，故他詩第二句，感慨系之。

中山孫仲瑛（璞）與潘達微爲至交，潘死，仲瑛寫詩感悼，內有一首云：「迎輓西山禮最哀，乍聆君殯更傷哉。（夏六月，奉迎孫中山先生靈柩來京國葬，予執役其間。閱二月，而君喪，計在滬報登載。駭目失色，淚下不止。）年前慣說相如病，世上誰憐賈誼才！聞道不妨拚一死，參禪何止坐千回。（君已受禪戒）黃花崗上應相識，擁在墳前共一堆。」（辛亥之役，君收七十二烈士遺骸葬黃花崗。）

有署名「屠狗」的，不知是何許人，做了七絕兩首，語多諷刺，其一云：「江山無恙我重來，立馬崗前話劫灰。畢竟英雄淘不盡，西風殘照又登臺。」其二云：「綠水青山照眼新，我來何處弔完人！由來榮辱渾無準，曾說天民是逆民。」并附注說：「辛亥去國，道經橫濱，獲讀粵商慈善界致海外華僑傳單，有「吾粵不幸，降此兇徒，凡我僑胞，切勿資助，」之語。成敗論人，古今同慨。吾想烈士有知，當爲失笑，特不諱當年發傳單諸人，亦汗顏否耳？」看他的語氣，「屠狗」，是憤世嫉俗的有心人，對於當年的奸商善棍們異常不滿的。

思茅呂天民（志伊），是雲南革命黨人的老前輩，三月廿九之役，他雖然沒有實際的參加軍事行動，但他是擔任保管一切檄文印信等工作。他有七絕十首弔祭七十二烈士同志的詩，其一云：「九龍車駛五羊城，杖策黃花崗上行。含淚鞠躬心痛甚，英雄沒世半無名。」其二云：「絮果蘭因人豈同，休將勝敗論英雄。國旗五色飄空際，無數頭顱血濺紅。」其三云：「佗城初見演飛船，日暖風和三月天。一擊孛琦清吏震，溫生先著祖生鞭。」其四云：「共

起亡秦膽氣豪，阿房一炬火雲高。堂堂張也膺專閫，複壁宵穿狗竇逃。」其五云：「孤軍深入援遲至，易幟難成拔趙功。右執快槍左炸彈，死呼殺賊鬼猶雄。」其六云：「網漏多魚甚倒戈，南山有鳥北張羅。匪人誤用誰尸咎？桀犬何誅陳鏡波。」（陳鏡波爲李準部下，一面代吾人運軍械，一面告密於李準，爲是役失敗之最大原因。事後雖誅陳，然吾黨元氣，已大傷矣。）其七云：「指墮黃忠屈不伸，刳餘龍性共難馴。友仇國恥何時雪？腸斷天香閣主人。」（是役黃君克強被傷二指，趙君伯先因事敗氣憤，腸斷而死，墓題「天香閣主人。」）其八云：「陸沈何幸起神州，錯鑄和戎魏絳謀。八載猶餘專制毒，九原遺恨豈能休？」其九云：「救國身膏斧鑕甘，同盟死後每懷慚。蕭何不事收國籍，烈士應增七十三。」其十云：「附驥名彰德不孤，况曾草檄共驅胡。黃（克強）陳（英士）熊（越山）宋（遜初）俱凋謝，寥落天南一暴徒。」這十首詩，不特是憑弔烈士，直是三月廿九之役的史詩，事屬親經，措詞和普通的人來得深刻。詩中所說「五羊」，「佗城」，是廣州市的別名，「演飛船」，是指馮如表演飛機，卽溫生財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之日。

番禺葉遐菴（恭綽），有「憶黃花別館前遊悼謝英伯曾傳軹」詩一首云：「轟雷擊電太堪驚，黯黯空林賸落英，愁向黃花談晚節，荆榛寒霧滿佗城。」民二十，九一八後，我重返廣州，舍館定後，卽承英伯招宴，傳軹同席。曾幾何時，曾謝先後去世，感舊之深，和遐菴同此悵悼的了。

十年前，金華王孚川（廷揚）知我有黃花崗詩話的搜輯，特由杭州寄信給我，促助早日完成，并附詩三首，其一云：「患難因依日，居然壯志酬。死生拚一髮，議論倏分流。本是同根託，寧懷隙末憂。何人感蕭瑟？白盡庾生頭。」其二云：「春日猶苦短，方中晷又移。草青風習習，瓜熟子離離。因念耦耕侶，同鋤非種時。無爲縱尋斧，珍重最高枝。」其三云：「三十年來事，人言異所聞。狼貪方逐逐，虎鬪尙紛紛。禦侮憐螳臂，齊心慕蟻羣。長吟仍掩卷，愁絕望南雲。」孚川那年是任浙江省黨部的監察委員，同志鼓勵，銘感良多。

寫到這裏，記得長沙黃克強（興）有蝶戀花調弔黃花崗烈士詞。根據「詞爲詩之餘」的話，作本文的結束罷。詞云：「轉眼黃花開發處。爲囑西風暫把香籠住。待釀滿枝鮮豔露。和風吹上無情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功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事經親歷，而追憶申述，既悼當年同志的傷亡，復感自己的身世，黃氏此作，自然別有一番的感慨了。本文寫畢，恰值月眉過訪，問我有沒有自己的作品。我對他說沒有詩，只有民國初年廣州各界追悼黃花崗烈士暨弔祭庚戌新軍起義的同志挽聯，順錄於後，表示個人的感悼，聯云：「捨碧血以換共和，輕身命，擲頭顱，痛公等慷慨捐生，慘向城邊埋俠骨。」

「觀黃花而思前烈，備心儀，申頂禮，愧吾儕苟安未死，空來崗上弔英魂。」

武昌起義的前後雜擷

辛亥年秋，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結果，中華民國成立，滿清專制政府崩潰，在中華建國的歷史上，是很有重大意義的。而當起義的前後，有許多軼事趣聞，不只是可作談助，也可以把他作為革命逸史來看。

匪夷所思籌措經費

武漢黨人活動的費用，異常拮据，雖然有熱心的同志，盡力的籌措，但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後來同志厲集，食指日多，費用不敷，同志們都想方法來籌款。查光佛提出達城廟的三角山，出產綠毛龜，小的如金錢大，資產階級多肯出錢買來玩賞。要是入山採取販賣，是生利的方法。大家感覺此種瑣事，所得不多，作為罷論。查再提議三角山的和尚寺，供奉金佛一尊，可設法偷來鎔化變賣，即可得着鉅款了。革命是只擇目的不擇手段的，於是居正、查光佛、劉文錦、焦達峯們，攜帶工具，潛往偷盜。怎知先後兩次前去，都失敗回來。最後一次，并由湖南招來俠士前往，險些給糧差捕着。鄒永成向同志報告他的孀居伯母，藏有

價值數千元的首飾，可用藥給她麻醉，來搜索首飾。孫武聞着，喜慰異常。由鄧玉麟請軍醫江亞蘭配製麻醉劑交鄒和入葡萄酒裏，在吃飯時給鄒伯母飲。怎知鄒伯母連飲五杯，精神沒有什麼異樣。孫武、焦達峯、鄧玉麟等依約前往取首飾，見着鄒伯母站在客堂，談笑自如，沒有一些迷惘狀態，知道麻醉無效，大家垂頭喪氣而返。黨人劉仲文，是資產階級，而投身革命工作。當時滿倉賣官鬻爵，他的父親給他現款五千兩，希望他入京捐納道員。當他攜款到漢口，同志知道即向他說：『你是革命黨，捐官當不是本意。現在黨中運動軍隊成熟，欠他一部分經費，即可起義了。你何不把帶來的錢，移作軍需，那就將來成功，你斷不是一個觀察能夠相比的啊。』劉索性沉默，聞着沒有什麼表示。同志們見他如此，即用計賺他的款只，原來劉藏有「革命方略」一份，由楊玉如向他借抄，而由彭楚藩穿了憲兵制服前來，請其將款交出，做革命發動費，否則即把「革命方略」做證據，向清吏告發。劉當時即答，不想捐官，早已向同志聲明，何必見疑。彭也說剛纔所說的是開玩笑。於是劉把款送出五千元，做革命運動，其他呢，留做個人的日用費。我們現在追想當年革命費用的困乏，多方的籌措，纔得幾千元。然而這幾千元，就是武漢起義前的唯一的活動經費了。革命是艱苦的事業，當年黨人苦幹的精神，值得深佩。

兩盤子彈打倒滿清政府

起義的時候，是由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首先發難，用「同心協力」四字做口號。原來彭楚藩、劉堯徵、楊宏勝，三烈士給清吏瑞澂慘殺後，黨人在軍界的，都異常驚懼。因為機關破獲，名冊被檢，黨人都有戒心，武漢陷入恐怖狀態中。軍中同志，相約尅期舉事。在明月當空，萬籟無聲之際，軍營循例點名就寢，熊秉坤、金兆龍們持槍假寐，給隊官阮洪發查覺，叱罵熊等不睡，拿着槍，幹什麼，難道想着造反嗎？金兆龍聽着，便憤然大罵：「造反就造反，怎麼？」熊秉坤跟着開槍射擊，於是全營驚起，各方響應了。這一槍開後，盤據了中華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清政府跟着倒下來了。民國十三年，總理在黃埔軍校開學訓詞有說：「當時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兩盤子彈，一共不過五十粒。革命黨分到了五十粒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內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即響應。……革命黨只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說是用一個人去打五百個人……」這種偉大壯烈的苦幹場面，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然而中華民國便由此而創造了。

黃興喬裝救護員到漢

黎元洪雖然被推任都督，但那時軍事緊張，對內對外，都該由革命黨幹部人物主持，纔能夠應付一切。最高的軍事領袖，無疑的是黃興較爲適合。武昌起義的時候，黃在香港，聞訊兼程到上海，設法到武漢。可是那時長江一帶，滿清的偵探四佈，緝捕黨人，黃的行動就要審慎的考慮了。恰值張竹君女醫生率領赤十字救傷隊，從上海出發漢口，和黃氏等先商妥，喬裝隊員，徐宗漢女士也僞裝護士，隨同出發。同志隨行的有宋教仁、李書城、田桐等。果然，溯江而上，在夏曆九月初七日，安抵漢口，全軍將士聞着，都大感興奮。當黃氏沒有到達漢口的時候，劉家廟、大智門的陣地，相繼失陷，漢口也岌岌可危。黃氏到達後，率隊渡江，與清軍馮國璋軍血戰四晝夜。當時是用革命黨資格來指揮各軍，督師無名。於是大家商定推他做戰時總司令。黎和黃并轡到閱馬廠，好像劉邦拜韓信故事，登臺拜黃氏爲戰時總司令。全軍歡呼，聲震山岳。

馮國璋段祺瑞趨向不同

馮國璋效忠滿虜，率南軍下，用總統第一軍名義，進兵漢口，和民軍交鋒，攻下漢陽，武昌陷在龜山炮火威脅之下，清曾封馮二等男爵。馮正想進攻武昌，適袁世凱到京任內閣總理大臣，急電馮停止進攻。其原因據說袁對馮攻下漢陽，是對民軍表示威力，而以不攻武昌和

救援南京，是想討好民軍，促成和局。而自己呢，却好取得總統地位，操縱自如，正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雖然直隸總督陳夔龍致電袁立即乘勢收復武昌，再行開議。袁因別有存心，推說「經英使調處，不宜徑行用兵」，而馮也被召回京，改任禁衛軍總統官了。尙秉和的「辛壬春秋」湖北篇有云：「袁內閣允民軍請，退兵漢陽百里外。馮國璋聞之，恚曰：『我出萬死奪漢陽，今一旦拱手讓人，前者力戰爲何矣！』袁內閣聞之，召與計事，不赴，電語，亦不答。久之，始見世凱，慰勞百端，然國璋終抑鬱不自得。民國成立，授直隸都督，始夙憾釋矣。」那麼，馮國璋沒能夠跳得出袁的套圈的。

段祺瑞呢，當武昌起義的時候，他是江北提督，由清江浦赴彰德謁袁，密商大計。雖然受總統第二軍之命，但沒有參加戰事，反而和湖北民黨信使往來。他的僚佐吳光新、靳雲鵬，曾毓雋，徐樹錚們，分頭活動，努力推翻清廷，贊助共和。當所謂御前會議，遲延不決的時候，段曾先後兩次領銜致電內閣軍諮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語氣激昂峻厲，如「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等語。於此，清曾知道軍心劇變，大事全去，不得不降退位詔了。

清廷傾覆豈不懿歟

南北議和的時候，對於優待清室條件，很費斟酌。清室隆裕后對於「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編制」一條，表示不滿意，恐怕將來禁衛軍解散，發生意外。那時袁因被張光培等行刺，中止入朝，政事由趙秉鈞梁士詒代奏。關於禁衛軍事，未得解決。葉恭綽得知，對趙梁說，不妨主張加「額數俸餉仍如其舊」八字，做一種保證，這樣一來，可使士官兵卒，都可安心，民軍方面，諒也同意。第二天，趙梁上朝陳議，果承俞允。於是優待條件，彼此同意成立。

溥儀退位詔，據說張錫鑾早已覓人擬好一稿，惟文字冗贅，便交葉恭綽修正。葉當時覺得時期還早，密藏衣袋中，沒有動筆。等到十二月二十左右，葉正想着筆修改，而上海方面已經擬好一稿，電知北方。這篇稿是由張謇趙鳳昌等斟酌內容，而由諸宗元執筆的。稿到北京，略為修改，最後一句「豈不懿歟」，是徐世昌的手筆，本來結束得很好。可惜溥儀後來既演復辟怪劇，又到長春搬演傀儡戲，到了今天，還是國際階下囚的丑角。

李亞東官派胡瑛官腔

居正的「梅川日記」，所述武漢起義後，黨人軼事有兩則很風趣的。一是黨人李亞東出獄，領漢陽府，即購藍綢袍，青馬褂，每天坐了四人綠呢轎，鳴金開道，旗傘執事，前呼後擁，招搖過市。張難先向李規勸。李說使百姓知有官，不用儀仗，却不尊嚴。有一天，李依

樣招搖，到都督府，給衛兵喝令停止，斥是滿清怪物，大聲喝打。李嚇得面如土色，不作一聲。此真腐化新官兒的表現了。二是覃振在湖南出獄，到武昌的外交部訪胡瑛，蔣翊武聞覃來，約出小酌。胡使人追覃回，略道寒暄，胡操官腔說：「理鳴來得太遲，本部沒有好缺，只有鸚鵡洲驛站，有馬兩匹，還沒有派人看管，事也清閒，肯屈就嗎？」覃聞着，一笑而去。同志間傳爲覃理鳴看馬。

黎元洪是否從床下拖出

革命黨志士在武昌起義，那時很像羣龍無首，都督一職，照當日革命黨人的地位而說，劉公爲共進會總理，較爲適合。其次是孫武，蔣翊武。但他們或因傷留在醫院，或因交通阻滯，不能擔任。而當時有些人着眼在黎元洪的原因，是因當時發難的黨人，草野起義，恐難號召。黎是清軍將領，頗得兵心，擁他做領袖，似是一時的人選。因此，時勢造英雄（？）黎元洪翁緣時會，於是被擁爲都督。黎也因此一帆風順，由都督而副總統，大總統了。

爲什麼說黎元洪的出任都督，是翁緣時會呢，因爲黎根本不是革命黨，絕沒有認識革命主義，只是被逼出來，靠着機會，在民國政治中混了十幾年，混名「黎菩薩」，顧名思義，可知黎的爲人了。

關於黎的出處，說來也可發一笑，究竟是怎樣的呢，在許多的史事裏，都是說從他家裏的牀底拖出來的，如文公直的「中華民國革命史」（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有說：

「時，革命軍尙無首領（孫武因在漢口製造炸彈，受傷未愈。留滬領袖，又一時不能到鄂）。衆議以新軍協統黎元洪當之。張振武、方維，赴黎元洪寓中，黎匿牀下，張振武搜得之，迫令出爲都督，否則槍斃，以免亂新軍之心。黎元洪不得已，勉強允諾……」

這是明明說黎是匿在床下，給黨人逼他出來的。鄒魯的「中國國民黨黨史稿」（民國廿七年初版，卅三年再版。）所說和文公直所述，大同小異，如云：「武漢三鎮全入我軍手後，乃計劃組織軍政府。」

「……而劉公在漢口，倉卒不能渡江，所請黃興等又未到，急切不得人選。劉廣（原書誤廣）藻曰：『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若合選，當導覓之』。衆贊成。蔡濟民率少數同志偕劉往。黎聞人聲嘈雜，入室匿牀下，蔡等出之，擁至諮議局。」只看此兩段，已經不同，文公直所說是由張振武、方維二人到黎的住所，鄒魯所說是由蔡濟民率同志數人，會同劉廣藻前往，去的人雖不同，而黎匿在牀下是相同的。在二三十年來，無論書籍的記載，或是口頭的談傳，差不多衆口一詞的都說黎元洪躲在自己寓所牀下，給黨人拖出來的。這種寫述或口傳，多屬輾轉傳述，而非親自參加此役的寫述，難免別有作用，或是以訛傳訛，習非成是，成了開國史的笑話了。現在把湖北籍的黨人而且也是參加兩湖革命的老同志的著述撮錄，自然較可徵信的。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民國十九年出版）有說：

「……少頃，馬榮、程正瀛二人報告，謂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尚在武昌城內，現拿有黎元洪之護兵前來爲證等情。吳兆麟當命馬榮，程正瀛等帶兵一排，由所獲之黎元洪護兵作嚮導。……馬榮、程正瀛等帶隊至黃土坡劉文吉家，先將其家前後包圍，然後闖門而入，其勢洶洶。劉之護兵，問此來何爲。大衆謂來請黎協統。護兵不敢指示，又不回答。於是

大衆直至臥室搜查。斯時黎元洪心已失主，焦灼之狀，露於顏色。……」

這是說黨人前去的是馬榮、程正瀛，由黎的護兵引到劉文吉的家，不是黎的住宅，黎也不是匿在牀下，只說是在臥室搜查而已。參加武漢起義的黨人胡祖舜所寫「六十談往」（民國卅三年六月出版）有說：

「當其時，天已近曙，先是熊秉坤派湯啓發率一支隊巡查中和門前後街一帶，瞥見有人肩負皮箱一口，自混成協統領黎元洪宅而出。啓發等疑爲盜劫者，叱止之，詢其所自來，將何所往。始知爲黎之伙夫。乃黎令其取出移送他處以密藏者。再三盤詰，復知黎走避於黃土坡其參謀劉文吉家。啓發等曾訪黎而不得者，遂跟蹤而往。黎適與其執事官王安瀾等座談，見啓發等驟至，事出倉卒，不問情由，乃驚起曰：『我黎某治軍素寬厚，汝輩何得來謀我！』衆曰：『非也，我輩非謀害統領而來，乃係請統領出而主持大計者。』……」照此，到劉文吉家的，不是張振武、方維，也不是蔡濟民、劉廣藻，更不是馬榮、程正瀛，而是湯啓發；地點也不是黎的寓所，而是黎的參謀劉文吉家。湯啓發的前去，是由巡查得着綫索，沒有報告過其他幹部同志，便請黎出來。而和黎相見之時，黎適和王安瀾座談，絕非匿在自己寓所的牀下。敘述中比較詳細的，要算胡祖舜的著述，胡是參加此役的幹部人物，此說較爲可靠。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出版），在各黨史中比較最後出版，而且張是參加武漢起義的同志，在書裏有說：

「……省議員劉庇藻（字孝臣，保康人。）曰：『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若合選，當導覓之。』衆贊成。蔡濟民率少數同志，偕劉往。先是馬榮、湯起發巡街至黎宅，見伏役擔三皮箱出，疑爲匪，詰之，稱奉黎統領命來取。問統領何在，不敢答，迫詢，始允導至黃土坡劉宅，指黎所在。黎聞嘈雜聲，避入房內，馬湯力懇出見，黎叱而出曰：『余帶兵十餘年，自問待汝等不薄，何與余爲難也！』衆曰：『吾等無惡意，請統領出，主持大計。』黎曰：『革命黨人，人材濟濟，要余何用？』……」

張所敘述，大意和胡祖舜所述略同，所不同的，伏役擔皮箱一個與三個的數目不同。胡是說黎正與王安瀾座談，湯啓發等突然而來。張却說湯啓發等到劉家時，黎是避入房內，有沒有匿在牀下，沒有提及，只說馬湯等力懇出見。

黎在那年的十月十八日，寫給他的舊上司薩鎮冰的信，也有說及是在房裏更衣匿室後被逼出來的話，如云：

「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卽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匿室後，當被索得，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卽身首異處，洪只得權且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何敢倉猝出此……」云云。

由以上幾說合攏看來，革命黨人之找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利用黎當時在新軍中的資望，便於號召統馭部隊而已。至黎的受逼而出，是不在自己的寓所，而在他的參謀劉文吉家，是

可確信。誰人去尋覓他出來，那在比較中要以馬榮湯啓發程正瀛三人較爲可信。湯等到了劉宅，黎聞人聲嘈雜，驚惶失措的躲入房內，也在情理之中。因黎在房內不肯出，馬湯等力懇出見。所謂「力」者，他的含義却很微妙了。

總之，黎元洪不是革命黨，碰着革命黨人起義，想着逃避隱匿，即被擁到楚望臺，還說：「汝等事情太鬧大了，如何得了？」（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又衆人請黎下令作戰，黎曰：「總督署雖下，瑞澂張彪在逃，一旦水陸進攻，既無援軍，又無糧餉，汝輩有所準備？我會學海軍，如海圻等軍艦，武昌僅須三炮，即可全毀。汝輩不知利害，我勸各自回營休息，再行商議。」（見六十談往）這些都是反革命的論調。後來李翊東拿了預先寫好的安民佈告，請黎在都督衙下，寫一黎字，黎也拒絕。李即用槍威脅，黎也不肯。最後李憤而代寫，即交書記繕發分貼全城。章炳麟所作的黎元洪碑，說「……謀帥無適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屬意公，議定三月矣，陰爲文告署檢，稱大都督黎，未知告也。」這些話，是章炳麟阿其所好的而說。武漢革命黨人，事先雖有人私議推舉黎元洪任都督的傳說，但絕沒有在三個月以前，用黎元洪的名義預印文告。且都督沒有大字在上，這些都是章替黎的鋪張，諛墓之辭罷了。

廣東光復的事象

「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效順而起革命軍於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皆欲效忠異族，殘殺同胞，而剿滅革命軍者也。無如黨人徧布國中，響應四起，遂至清朝江山，不可收拾……」

這是民國八年雙十節，總理發布紀念辭開首的幾句話。辛亥年秋，武漢起義，在那年廣東反正（獨立）的事象，就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來述一下。照理，廣東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革命黨的首腦和幹部人物與黨員們，多產生在廣東。武漢起義之後，各省先後獨立，廣東應該是很早。可是事實上廣東的脫離滿清專制政府的獨立，却在湖南、陝西、江西、雲南、山西、上海、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等省縣之後，却有特殊原因存在的。原來廣東自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各省黨人，多回各省府從事革命活動。即本省的黨人，向來潛在各縣的，也因清吏的搜索，不能夠立足，紛紛的避到香港、澳門或赴海外，故一時沒能大舉進行，只從暗殺清吏着手。不久，四川鐵路風潮洶湧，黨人漸漸的齊集。及到武漢發難，黨人準備起義的計劃，各方分佈，如朱執信、胡漢民策劃廣州，省會之外，分爲四軍，東江爲第一軍陳炯明，北江爲第二軍徐維揚，西江爲第三軍蘇慎初，韓江爲第四軍姚雨平（

姚未回）各人分地策劃。在九月初四日，滿吏鳳山將軍南下抵省接事，即遭黨人李沛基等炸死，全省清吏，爲之震慄。十一日，陳炯明、王和順等在東江發難，和陸路提督秦炳直部血戰。各縣屬的民軍，黃明堂、任鶴年、陸蘭清、李福林、陸領、周之貞、周康、莫紀彭、高劍父、黎義、鄧江、何克夫、楊萬夫、梁鵬展、袁帶、練達成等也紛紛起義，聲勢煊赫。於是廣州九大善降董理和紳商各界，在文瀾書院集議獨立，并樹旗燃炮慶祝。兩廣總督張鳴岐感到楚歌四面，知道無法反抗，已有允意。後來探得武漢方面民軍有了小挫，即改變宗旨，嗾使三月二十九日後由桂率兵入粵鎮壓黨人的龍濟光捕拿黨人。這一幕，廣東人就叫他做「假獨立」。因此一來，民軍聲勢，更加浩大，投袂而起的更多了。水師提督李準本和黨人有往來，因實力派李準的投誠，張鳴岐們是手足無措，無法支持殘局了。十八日，各界領袖在諮議局再度協商十九日獨立，決議辦法十條：「一、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臨時機關。二、宣布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各國。三、所有向日官吏，願爲新政府服務者聽，惟必須宣言忠於中華民國。四、所有旗滿人一律看待。五、調新軍回省，一律給回槍彈併將退伍兵士，概行徵回，所有巡警防營，仍舊服務。六、所有士農商工各界，各安常業，新政府擔任保護。七、管理財政局，向日該管人員，不得擅離職守，俟新政府派員接收。八、釋放罪囚，許其改過自新。九、對於省會及各處會黨，以前所犯，一切不問，自新政府宣言後，不得有擾害地方治安行爲。十、練民團。」我們看了這十條辦法，從正面及反面，都可以表達當時的

環境和急於整理維持的在於什麼地方的了。

關於都督的人選，爲着一時權宜之計，推舉張鳴岐擔任，龍濟光爲副都督，協統蔣尊簋爲軍事部長，并舉陳景華、黃謙等做代表送公文印信給張鳴岐。張因李準的投誠，又得總理歡迎歸降的勸告，且又懼於黨人的聲威，知道情勢劇轉，只得跑到沙面租界去暫避。其他司道府縣等吏，都在十八晚上，先後化裝逃走。龍濟光自知積怨過深不容於黨人，也不敢戀棧就副都督職。在此危疑震撼羣龍無首的時候，各界繼續開會，討論省政，結果，公舉胡漢民爲都督兼民政長。因胡那時還在香港，未到省時，由蔣尊簋代理。衆人纔歡欣鼓舞，即時懸掛新國旗在諮議局的旗杆上。

胡漢民在香港，接着電報時，還有點猶豫。在港同志，多以李準雖已投誠，但不可過於倚靠，勸胡快些上廣州就職，安定人心。胡於是在二十日偕同李文範、謝良牧、林直勉、李應生，和他的夫人陳淑子，及他的七妹寧媛等上省就職。到廣州時，李準親率所部高級人員在水師行臺相迎，共同步行到諮議局就職。沿途有燃爆竹歡迎的，人們爭說這是新官兒。胡就職後，初期的各部人員，如朱執信任總參議兼管陸軍，海軍部長胡毅生，教育部長丘逢甲，財政部長毛文明，交通部長李紀堂，外交部長陳少白，警察廳長陳景華。不久，陳炯明率軍到省任副都督，黃士龍爲參都督。昔人所說「一國三公」，那時的廣東，是一省三督了。後來胡漢民跟隨總理到南京，任總統府祕書長，陳炯明繼任都督。爲了人事的關係，各界函

電紛馳，有推舉孫德彰、馮自由任都督，亦有推舉汪兆銘、高劍父的，然均因缺乏實力或其關係，都不能成爲事實，故在二次革命之前，還是胡陳洪爲都督，他人無從插足。

說到李準的投誠黨人，而使廣東光復，能夠兵不血刃的，個中經過，實在值得一談。在前清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黨人們都視水師提督李準爲眼中釘，幾次向他狙擊，都不能置他於死地。後來武漢發難，李準感到清祚告終，漢族重光，頑抗革命，是自取死路。於是覺悟設法和黨人通款曲，派他的幕友謝質我，與黨人謝良牧聯絡，轉達胡漢民。胡親筆寫信給李，曉以大義。恰值那時張鳴岐對李準很嫉忌，裁去李所控制的中路巡防營，又派人取去中路炮臺的撞針。李感到時機已到，派他的八弟親自送信到香港訪韋寶珊轉告李紀堂。紀堂把原信轉給胡漢民，這信是表明對同盟會總機關於虎門獨立的。胡當時已相信是李的投誠，約李的八弟相晤，請他加盟入黨。并說李欲自明心跡，原則有三：一、須限期懸掛青天白日旗幟。二、須即讓出虎門要塞。三、將所有軍隊，悉開至省河駐紮。且必須履行此三者，纔足以制張鳴岐。凡此條件，李準都答應了。十七日李調度兵艦集中珠江省河先約龍濟光祕密談判，龍表同情。李再用電話威脅張鳴岐，促他反正。張問龍如何辦法。龍答事勢至此，沒有方法反對民軍的理由。張知事無可爲，故對十九日獨立的議決，不敢反抗。及到十九的早晨，李果然下令各砲臺軍艦，一律改升民國軍旗，嚴陣以待。張鳴岐見此形勢，不得不逃往沙面乘外國輪船轉香港了。胡漢民抵省以後，即想把廣東反正的內幕完全宣布。李準很謙虛的推

讓，說這個不是個人的力量，不想居功，否則實在不安。胡氏覺得李此種見解，全爲大局，很欽佩他的謙讓。然而事實不公開，而使數年來的黨員們對於李的平日不好印象，尤其綠林游俠們，一旦挺身參加民軍隊伍的，對李平日殺戮黨人的暴政，時時要找報復的機會。有些激烈分子，播散消息要暗殺李，且有向李部下就近設法行刺的。李準深覺四周空氣壓逼，知道不能久留，特約胡漢民詳談苦衷。胡極力勸慰，說新政府初立，百端待理，應該大家捐除私見，共濟時艱。切不可因三數人的意見與不諒解，而有所逃避。李以胡是誠信相待，很想留粵繼續效力，可惜有些人不了解他的懷抱與心志，雖死也無補於事實，且恐地方因此更加擾亂，不得不去。他時倘有機緣，再當替民國效力，決不推辭。而且非在萬不得已危險時期的來臨，也決不離粵等語。過了些時，李竟拋棄一切，離粵北上，從此息影天津，寫字讀書聽歌來娛晚年生活，絕不參加政治活動。前幾年纔去世。廣東的反正，是經過這一段內幕，後來，胡漢民把真相公開宣布，并引當日參與其事的韋寶珊、李紀堂、姚雨平、朱執信、胡毅生、謝良牧、李文範、杜醫生等做證人。這一段事實，在各黨史中很少敘述。

廣東反正後，即着手組織代表民意的機關，即省議會。省議會成立時即有女議員參加，這可說是廣東實行男女平權的第一步，也是婦女界得着實際參政的開路先鋒了。

爲了清廷還沒有傾覆，袁世凱縱橫捭闔賣弄手段，廣東便實行組織北伐軍，從事討伐，姚雨平是總司令，經理局長是鄒魯，鎗砲裝備，都是很好的。幹部人物，還有李濟深、陳銘

樞、馮祝萬、羅熾揚、吳雨蒼等。這支軍隊，後來在固鎮、南宿州、徐州等處，建立不少大功。我們從總理獎勵他們的電文，便可以看到，電云：「津浦路站電局速送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協統林震鑿：聞我軍昨夜得勝，追敵數十里，足見士卒用命，深堪嘉許。總統孫文。勸。」可見一斑。

除了北伐軍之外，還有華僑敢死隊、學生軍、女子北伐軍等組織，先後由廣州出發，北上參加戰事，這又是廣東對於北伐的貢獻。

反正以後，各種社團，紛紛的成立，而其他平日暗中活動的黨會如三合會等，也公開的招收會員，設施業務。因之廣州市的各種團體，便有一二百的名目。有些因為主義或政見、宗旨等不同，便假事生非，互相攻訐，勢同水火了。甚至同是革命團體，也有爭端，如嶺東同盟會與光復會，不能和解，日相傾軋，致勞總理電知粵督及同盟會解釋調處，便是一例。又有人常假冒黨人名義，發電擁戴或攻訐軍政人員，而惹起許多糾紛。軍隊和軍隊間，因着勢力利害關係，常常鬥爭，如王和順軍給陳炯明打得七零八落，澈底解決，又是一例。

胡漢民接任都督的時候，關於財政的籌措，港商們盡了很多的力量，李煜堂更爲出力。在省內各業商會，亦熱心的借墊，規定借墊的一元還兩元。果然在一月之間，籌得一筆鉅款，來做一切軍政及北伐軍等費用。因之各地民軍紛紛而起，一省之內，突然增加了二三十萬的士兵，這筆費用，實在不鮮。加以政制改變，公開的裁撤了若干捐稅，收入驟減。爲了應付

急用，不得不向民間借債了。後來省署顧及信用，如期還債，博得民衆不少的好感。

光復之初，各大小機關，確有一番新的氣象，黨人們茹苦含辛的奔走革命多年，一旦目的達到，親自掌握政權，辦公處事，不辭勞瘁夜以繼日的苦幹，待遇的多寡，生活的好壞，絕不計較。而且做事都以合乎主義爲主，決不肯埋沒良心，必須替國家社會創造一番事業，這是從好的方面而說。然而俗語有說，「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其中有些不良投機分子，便藉着這個混錢時會，渾水摸魚，作福作威，攬張個人的勢力，採取非法手段，來攘權圖利了。其甚的有些平日是行爲卑鄙，爲鄉里所不容，突然夤緣時會，小人得志，他的所作所爲，不用說多是違法敗紀的了。加以土豪劣紳，奸商市儈，滿清污吏，流氓地痞們，分別鑽入各社團甚至同盟會內來活動，靠着團體政黨的掩護，來達到他們的慾望。因此種種關係，一個「髹漆未乾」的房子，便呈現出紊亂糊塗的現象了。商界中有些狡黠分子，等到陰曆年關，把店門關閉，便是平日欠人的帳款，一概不還，明年，又改過招牌名字另行營業，這是社會的畸形狀態。

社會上和以前最大顯著的景象，就是男子百分之九十，多是剪去辮子，黃龍旗換了民國旗，掛了襟章在衫上的人觸目皆是，沒有軍服只有白布襟章的民軍，到處出現，「革命」「自由」「平等」的名詞，雖老嫗孩童，也把他做了口頭禪。團體的開會，也是最時髦的聚會，公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差不多每天都有。

中華銀行與革命黨

上海中華商業儲蓄銀行，開辦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其經過情形，很多波折，且和總理的銀行計劃，抵制外資，亦極有關係。雖然現在的「中華」，與當日原定計劃不符，但從過程中研究，他確在革命史上發生過密切關係。今把所得的直接資料，寫成此篇。

中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宣言，開首即說明該銀行成立的原因：「溯自武昌起義，上海響應。當是時，金陵負固，浙省戒嚴。滬埠當江海要衝，大兵雲集，財政竭蹶，供應蒸難。籌措稍遲，譁潰立見。我中華銀行，奉滬都督命，旬日告成。凡海陸軍精，商家匯兌，悉取給焉。……今者滬都督奉命取銷，我中華銀行，原議官商合辦者，今乃未克實行。伏思客歲同人等殫精竭慮，晝夜圖維。際茲民國基礎已立，我名譽夙著之開國第一銀行，亟應力求推廣……時本銀行總董孫中山先生，副總董黃克強先生，董事徐固卿先生等，悉皆蒞滬，爰於七月之季，特開會議，改爲完全商辦。……」

「中華」成立原因和他中間的嬗變，已說得很透切了。在招股簡章裏，說明：「本銀行改組後，純具商業性質，商股商辦，以發達工商實業爲宗旨。」股本是暫定爲九八規銀一千萬兩，分爲一百萬股，每股十兩。先收一半，餘一半由董事會體察營業情形議決續收。并聲

明「股票概用記名式，非中華民國不得購買。公司商號之與外人併資合辦者，亦同此例。無論因何手續股票所有權落於外國個人法人政府，或中外合辦公司之手，則該股票，作為廢紙，完全無效。」在招股細則中，第十二項說：「招股員並須預先與所指定之銀行或殷實商號，訂明每次所收股銀，隨時函告上海本總行。并他日中華銀行提取該款時，必須有中華銀行圖章，并孫中山先生或先生之代表親筆簽字，總理副署，始可照付。」可見他的慎重了。

當時的行址，是在上海南市久大碼頭。董事會：總董孫中山，副董黃克強，董事：是徐紹楨、王人文、王芝祥、陳英士、朱葆三、王一亭、顧馨一、李雲書、傅筱菴等十六人。執行部：總理林世傑，協理江少峯。在民國元年十月，由總董領銜，呈請財政部立案。（呈文與招股宣言大同小異）

過了不久，又有中國實業銀行發起，而和中華銀行併峙，這時總理已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了。在民元十一月中旬，總理為此事會致電陳武烈云：「星嘉坡陳武烈先生鑒：中華銀行與中國實業銀行，現方協商合併，兩處招股人，可雙方進行，於各處多招股金，將來合併與否，仍由股東公決。中華銀行之有力股東，望請其來滬商議。孫文。」這個電報的原稿，是由總理親自擬發，并由辭任瀛將此電原稿轉送林世傑、江少峯，附函說明「中山先生意主合併，詳電稿。此電已由鐵路公司發去，餘面詳。」總理的電稿和辭函，均用印有「中國鐵路總公司用牋」的毛邊紙六行牋寫的。

總理在民國二年正月親筆致書鄧澤如，說明設立中華銀行的主旨，并請澤如努力鼓吹，使得達到目的。原文是寫在四張洋信紙上，可見得總理對於「中華」的希望，不厭求詳的申說了。原函云：

澤如兄鑒：弟前在粵時，曾提議辦一中西合資之銀行，聯合歐美最有力之銀行，以抵制六國銀行團，而解中國之困難。當時以法國政府不大贊成，故巴黎之大銀行家，不敢發起。然一面仍盡力疏通政府，至二三月之前，已得法國政府之允許。故兩月前法銀行會派兩代表人到上海商訂章程，弟委人一面磋商章程，一面向各方面籌股本。時適沈萬雲君由南洋回滬，稱已招得實業銀行股本四百萬元，弟即與之磋商，將該股本，併入同辦中西合資銀行，以厚勢力。初時彼滿口應承，故電邀陸秋傑君，并中華銀行招股人王奕友君由星洲來滬商量合併之法。後以實業銀行發起人多不願合併，弟遂欲另行組織一新行，為中西合資之基礎。轉思中華與實業兩行，在南洋招股，已生出衝突，若弟更發起一新行，則恐而更甚，故不如其已，仍由中華實業兩行各行其志而矣。矣字似為已字的筆誤丹林誌）弟之贊成各銀行招股者，以中國地大物博，銀行愈多愈好，故實業銀行，中華銀行，福建銀行，弟皆出名贊助，欲彼有成，初不料南洋招股，皆出於一途也。茲中華銀行發起人來約，願以中華銀行，作弟欲辦之中西銀行之基礎，再委江少峯君來南洋招股。弟所議辦之中西銀行，乃聯合世界上之大資本家而成者也。將來實能為中國

銀行之母，其勢力可通貫全球。此銀行一成，必能免六國之掣我肘，及救中國之窮也。有五百萬現金則，能成立，今中華銀行，既願以該行爲基礎，則宜先招足中華之股本，然後與西人議訂合同，從速開辦也。故今日中西合辦之能成與否，全靠中華招股如何耳！望足下在南洋竭力鼓吹，以達此目的，則中國實業前途之發達，可指日而待也。并望將此意轉達各埠同志助力，幸甚。此致。卽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民國二年正月廿三日。信封是寫「請轉江少峯先生，孫緘。」好像信是由少峯帶往南洋面交鄧澤如的。

中華銀行因爲二次革命失敗，總理去國，所招各股，又多僅認數目而沒有繳款，因此不能不改組了。本來當時由總理派員在國內外招股，一面由商家集資開辦，印發軍用票，但民二，總理離開上海之後，一切計劃，末由實現。卽於二月廿六日改組完全商辦，收回軍票了。股本只有五十萬元，僅佔原定數目二十分之一。與總理預定先招足中華股本（五百萬），再與西人合作，爲中國銀行之母，而免六國掣我之肘，事實上已不可能。但是江少峯後來對於革命工作，很努力的贊助。如民十一的冬季，總理在上海致書少峯請倡借款，接濟在閩的軍隊，（按卽許崇智部與王永泉合作，克復福州的）函云：

少峯先生大鑒：久未會晤，想尊况日佳，爲頌。茲有懇者，我軍自入福後，軍實比前加增數倍，（按：許軍原駐閩贛邊境，後和王永泉部接洽，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開創東南局面，王允之，遂克福州。許神任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俟籌備妥當，卽從事

討賊。現正急需之際，敢煩閣下提倡借款，以備應用。素仰閣下熱心國事，定能竭力襄助。其籌措情形，望隨時示及。至前時粵軍回粵借款，當日已令粵財政廳籌還，詎陳逆於馬育航經手者，則盡歸還，而廖仲愷經手之款，則置之不理，是陳逆包藏禍心，不自今日始矣。現定前時仲愷經手之款，候恢復粵省後，即如數清還，併望轉達貴同鄉爲荷。此頌台祺。孫文。十一年十二月七日。

此信是書記所寫，而由總理簽名。信封是中英合璧，印有「上海莫利愛路廿九號」的湖水色洋信封，四週邊沿印有黑粗線。

還有胡漢民親筆致少峯一信，是約時着人取款的，可和上函併看，函云：

少峯先生惠鑒：手教誦悉。明日午前十時當備收條，持詣貴行，乞駕少候爲盼。此間對於在滬各界之款，俱先發臨時收條，係用廖仲愷先生簽名；廖先生向爲中山先生管理財政者，附此聲明。卽頌籌安。弟漢民頓首。卅一日。

中華銀行與國民黨之經過，及江少峯的熱忱贊助革命籌款，已赤裸裸地表露了。當時有關係的人，多已先後逝世，現在我們每回經過上海的北京東路中華商業儲蓄銀行的門首，真有不勝今昔之感呢。

雲南起義的實際策動者

護國之役，雲南起義，討伐袁世凱叛國。他的主動力究竟屬於那方面，三十多年來，還沒有一個正確的判斷。他的史實，都給社會的人們一個混亂的疑問。如康有為說：「雲南起義，我命梁啓超幹的。」梁啓超却說：「雲南起義，是我命蔡鍔幹的！」且梁啓超的著作，如「鼻盾集」、「躬歷談」等，都是鋪張揚厲他自己和進步黨的功績。自然，這是政治上的作用，也是政客的手段。然而有些人竟也給他們矇蔽了。甚至中小學的教科書，也是只是標榜蔡鍔的功績，抹煞了中華革命黨（同盟會以至國民黨）的主動。是丹非素，顛倒黑白，這在黨史上護國史上、近代史上，都該有明白的糾正，來給我們研究民國政治史的一個正確的視聽。

進步黨的主幹是梁啓超，梁啓超與康有為都是保皇黨的要角。總理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內有說：「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梁啓超們與革命黨勢同水火的相容是事實，進步黨効忠袁世凱排擠革命黨，在民國初年，也有顯著的事實。等到袁氏盜國，梁啓超反對帝制，表面上，是梁的聰明處，其中內幕是帶有政治關係。但是梁既反袁，國人對梁自當有相當的欽佩。因爲護國討袁，絕不是革命

黨人包辦。但也絕不能一手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貪天之功，而爲一己一系的標榜。

二次革命前後，國民黨員遭受袁世凱的驅逐、逮捕、殺戮的很多。革命同志除了一部分亡命海外或潛伏內地運動之外，有一部份是別有見解，中途分流。又有一部份利用雲南交通不便，袁的實際勢力所不到。唐繼堯別有抱負，善爲招待，或任文職，或參加內幕，或在講武堂任教官，或受軍事訓練，革命精神，在滇南異常團結，準備萬一。民國四年八月，譚安會、生，袁世凱盜國陰謀，更加暴露。那時總理旅居東京，親自綜持中華革命黨工作，洞悉袁氏背叛民國，應即策動各地討伐，特派居正赴山東，朱執信返廣東，陳其美赴上海，于右任返陝西，呂志伊返雲南，從事規劃活動討袁；居等奉命，各有所布置。呂由日回滇，祕密運動。纔到昆明，巡按使任可澄即接北京統率辦事處電，令拘呂入警察廳。呂通信給鄧秦中、楊秦兩同志求援。鄧楊到警廳引呂往見唐繼堯，唐請呂住在鄧秦家中，因此得和祿國藩、李植生、董鴻勳等時相往來，又和高級將領羅佩金、黃毓成、張開儒、葉荃等密商，決定四項辦法：一、唐繼堯如反對帝制，則仍推其爲領袖。二、如唐中立，則以禮送其出境。三、如唐附和帝制，則殺之。四、如實行二三兩項，則擁羅佩金爲領袖。鄧楊也趁機探詢唐的真實態度。唐表示如此大事，須由多數取決。這時恰值袁派專使江何二人到滇，徵詢唐的意見，暗中實係監視。唐於是暗囑他的弟繼虞召集團長以上軍官祕密會議。其初，大家不肯發表意見，後改用無記名投票法表決，結果全體一致反對帝制，即席議決三事：一、積極提倡部

下愛國精神。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這是第一次會議的，是民四九月十四的事。十月十七日，第二次秘密會議，決定事項有四：一、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響應時，即起義。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亦起義。三、海外華僑或黨接濟餉械，亦起義。四、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爲爭國民廉恥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十一月三日，第三次會議，決定起義時作戰方略，推羅佩金擬定。大計決定後，唐是沉着觀變，施用計謀，一方面向袁虛與委蛇，討取餉械，補充部隊。一面暗派繆嘉壽赴日購置軍械，劉雲峯赴江浙，吳肇天赴粵桂，李植生往四川，李匯賓赴貴州，楊秀靈赴湖南，呂志伊往南洋籌款並與黨部聯絡。這些分頭進行，都是由呂回滇後與唐等妥商討袁辦法纔決定的。

在討袁計劃經過數度秘密會議，其中決定軍事計劃，軍隊即借託剿匪名義，向川邊移動。在軍隊調度開拔間，各方同志，熊克武、程潛、戴戡、王伯羣、方聲濤、李宗黃、龔振鵬、殷承獻等先後到滇，李鈞烈、蔡錫等也先後電告抵達香港海防，（梁啓超雖有約而沒有到）李蔡二人都是唐的士官同學至友，唐派胞弟繼虞率隊前往途中，分別迎護到昆明。當唐蔡會面之時，蔡對相迎的各將領說：「真使我喜出望外，你們一切早已準備好了，而且對我如此優禮。」這又可見雲南事先籌劃的事實。

在民四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由昆明發出要袁世凱撤銷帝制的漾電，是由唐繼堯任可澄二人具名的，照錄漾電通告請全國共同勸告，是由唐繼堯、任可澄、蔡錫、劉顯世、李烈鈞、

戴戡具名。後來所有對各方的通電，是由唐、蔡、李、任、劉、戴的次序具名，無疑的，這是證明唐是領銜的人，絕非梁系進步黨所主動。起義後十多天，唐給梁啓超信內有云：「松坡（蔡鏞字）循若（戴戡字）到滇，具述尊旨，彌用堅決。」我們細釋「彌用堅決」四字，便知道雲南討袁，早有計劃，絕非是因蔡到後纔定的了。且蔡的到滇，是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唐再召集會議，廿二夜由唐主盟，參加的共同歃血宣誓。看此，則更加知道事前經有長久縝密的布置，否則三四天的倉卒期間，怎能夠籌備得這樣的大事呢。

梁啓超雖然說雲南起義，由他指揮，是進步黨的功績，而非革命黨所策動，但是事實勝於狡獪投機取巧的宣傳。今將護國軍高級將士姓名列後，便知道護國軍編制和將領屬於國民黨籍的佔大多數了。

職別	姓名	籍貫	黨籍
軍都督	唐繼堯	滇	同盟會
參謀廳長	張子貞	滇	國民黨
祕書廳長	由雲龍	滇	國民黨
一軍司令	蔡 錫	湘	國民黨
總參謀長	羅佩金	滇	同盟會
一梯團長	劉雲峯	冀	同盟會

一支隊長	鄧泰中	滇	同盟會
二支隊長	楊 綦	滇	同盟會
二梯團長	趙又新	滇	同盟會
三支隊長	董鴻勳	滇	同盟會
四支隊長	何海清	湘	無黨籍
三梯團長	顧品珍	滇	國民黨
五支隊長	祿國藩	滇	同盟會
六支隊長	朱 德	川	國民黨
四梯團長	戴 戡	黔	進步黨
七支隊長	熊其勳	黔	未詳
八支隊長	王文華	黔	國民黨
二軍司令	李烈鈞	贛	同盟會
一梯團長	張開儒	滇	同盟會
一支隊長	錢開甲	滇	未詳
二支隊長	盛榮超	湘	未詳
二梯團長	方聲濤	閩	同盟會

雲南起義的實際策動者

三支隊長	黃永社	黔	同盟會
四支隊長	馬爲麟	未詳	
三梯團長	何國鈞	滇	同盟會
五支隊長	林開武	未詳	
六支隊長	王錫吉	滇	未詳
三軍司令	唐繼堯	滇	見前
一梯團長	趙鍾奇	滇	同盟會
一支隊長	封華歌	滇	未詳
二支隊長	李植生	滇	同盟會
二梯團長	韓鳳樓	豫	未詳
三支隊長	吳傳聲	黔	同盟會
四支隊長	彭文治	滇	未詳
四梯團長	劉祖武	滇	同盟會
七支隊長	楊體震	滇	未詳
八支隊長	李友勳	川	國民黨
五梯團長	庾恩賜	滇	同盟會

九支隊長

唐繼虞

滇

國民黨

十支隊長

趙世銘

滇

未詳

六梯團長

葉荃

滇

同盟會

十一支隊長

馬聰

滇

未詳

十二支隊長

鄧墳

滇

無黨籍

挺進軍司令

黃毓成

滇

同盟會

一縱隊司令

楊杰

滇

國民黨

二縱隊司令

葉成林

滇

未詳

我們看了上表四十五人，屬於同盟會國民黨（其實同盟會早已改組為國民黨，那時又改為中華革命黨，此是照客人原來的黨籍而說。）的二十八人，無黨籍的二人，未詳的三十人，屬進步黨的一人。事實勝於狡辯，護國之役，雲南起義，究屬什麼人領導，什麼人策動，而功績應該屬誰，事實顯然的了。

而一般人之所以誤會是梁啟超的主動，是因為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傾動一時。第二，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第三，梁啟超在兩粵發表文電，又參與兩廣都司令部、軍務院兩個討伐帝制的機構。靠着文字的鋪張，便能炫惑一部份人們的視聽。於是便造成習非成是的紀載，把中華革命黨事先策劃，嚴密布置，在實際行動的將領，也輕輕地抹

然。這是顛倒事實，抑人搯己的手段；然而許多人都已受他的欺騙了。

砲教莫榮新

尙書有「扑作教刑」的一句，可見得施體罰的是教訓的辦法。現在香港懲處鼠偷狗盜之流，在法庭上宣判之後，還有用藤條鞭背的刑罰，這也可算是「扑作教刑」的遺傳吧。

民國七年一月，廣州大元帥府，有砲教督軍莫榮新的事發生。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子的。

民國六年，南方護法之役開始，那時總理在上海，偕同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統率艦隊南下廣州，伍廷芳章炳麟們，也相繼到粵，組織軍政府，做戡亂討賊的最高機構。國會一致推舉總理爲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兩人爲元帥。但是唐陸們恃着自己各有地盤和實力，都逡巡沒有就職，只是做壁上觀而已。

原來北京的大總統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接着便有張勳康有爲們擁挾溥儀復辟的怪劇發現，黎也跟着倒下來了。馮國璋由南京北上，繼任大總統，任陸榮廷爲兩廣巡閱使。陸率桂軍入粵，作福作威，把友軍看做仇敵。陸本鉅盜出身，雖然投誠了許久，但他的行動，還是脫不了綠林劇匪的野性悍橫。軍政府成立以後，廣東督軍陳炳焜係陸的嫡系，對於護法大業，非常齟齬。不久，陳因各方反對，悄然回桂；陸又命莫榮新繼任，和軍政府的乖牾，也是

一樣。因爲陸陳們是土匪出身，素昧大義，僥倖搖身一變，有機會握着實權，把粵桂兩省當做私有物，又怎肯讓護法政府在廣州有些發展呢。軍政府編練新軍，充實武力，實行北伐，來完成使命。可是所派出各地的招兵委員，多給桂系驅逐逮捕，甚至肆意的槍殺。段祺瑞嗾使莫擎宇盤踞潮梅一帶擾亂，企圖侵入東江。潮梅軍前敵司令金國治，奉軍政府命討伐莫擎宇，把在鐵場、鹽關、五華等地的莫軍擊敗，潮梅本可乘勝尅日底定。桂軍沈鴻英因之嫉忌，施用陰謀，誘殺金國治，說金以前是會做過土匪。軍政府有一次新招得衛隊數十人，又給桂軍中途注意槍殺。總理得着呈報，赫然震怒的說：『如果曾經做過土匪的便要槍斃，那就怎樣的去處置現在的廣東省長和督軍呢？』因爲那時的廣東省長李耀漢，督軍莫榮新，都是土匪出身。故此，總理慨乎言之，也是一石兩鳥的指摘。

總理因護法政府的政治、軍事、財政、人事，都給桂系的阻撓，沒能夠順利推行，曾經好幾次曉諭莫榮新。可是莫只知道有陸榮廷，不知道什麼是非與正義，更談不到軍政府大元帥了。總理憤怒莫等的冥頑不靈，忍無可忍，卽和程璧光密商，下令海軍討伐桂軍。程因投鼠忌器，也多方推宕。總理不得已便在民七的一月三日夜間，發佈命令云：『照得本軍政府由國會非常會議決議組織，以護法救國爲目的。設立以來，迭經不法官僚阻暗抗，一切設施，均被阻遏，救國大計，無由遂行。每加曉諭，冥頑蔑悟。欲民國復安，法律有效，非先驅除此不法官僚不爲功。海軍滇軍，素標明護法之旨，與彼萬不相容；粵軍將士，深愛共和

，即在桂軍，亦不乏明哲之士。當此機會，可共功名。仰該各軍官長士兵，遵依密令，迅行進攻，破滅敵人。功成之後，懋賞有加；如或游移，必貽後悔。特此佈告。」直接命令豫章艦長溫樹德，同安艦長吳志馨，率艦駛到中流砥柱砲臺。總理登艦，親自指揮將士，開砲轟擊廣東督軍署，自宵達旦，砲聲隆隆。莫榮新知道自己理屈，又知道海軍、滇軍、粵軍聯成一氣，都是與桂軍作對，并經鈕永建的勸告，因此不敢還擊。第二天的早晨，莫派員到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廠內大元帥府向總理道歉請罪。事後由參軍長黃大偉佈告云：「爲奉命布告事。照得國會非常會議，前以護法討逆，不能無統一機關，以對抗非法政府，統籌軍事進行，故有軍政府之組織，大元帥元帥之選舉。所以聯絡各方，羣策羣力，用意至爲宏遠。誠使護法各省，一致尊重國會，擁護軍政府，服從軍政府之命令，則討逆之師，名正言順，護法之舉，有始克終。何至湘閩出兵，坐失機會，莫龍二逆，乘時跳梁，亦何至非驢非馬，戴馮拒段，或作或輟，停戰乞和，使兩粵自主，幾瀕於危，僞巡閱使謬然就職也哉？無如當局官僚，昧於斯旨，蔑視國會之議決，否認軍政府之存在，弁髦軍政府之命令。致令堂堂政府，形同虛設，救國計劃，莫由施行。軍政府念地方之瘡痍，人民之疾苦，原不欲輕用武力，以彰威令。故屢遭橫逆，未嘗反顏。前本府所委之金國治，慘死不久；邇者本府親軍連排長，及無辜小民數十人，又復無端被捕。大元帥專函保釋，而督軍置若罔聞。受信以後，逕予槍決。大元帥以爲非復情理之可喻，法律之可決，爰命海軍豫章同安兩艦，砲擊督署，以示懲

戒。幸督軍勇於覺悟，現已願意表示歉忱，繼此尊重軍政府，並由軍政府任命交涉員。誠能以上三事，以真誠確保其實行，則粵省大局斷不致再有決裂之事。此後軍政府或能依夙定之救國計劃，貫徹護法討逆之初旨，則豈特粵省之福，大局前途，實利賴焉。特此布告，咸使聞知。民國七年一月日。」中有幸督軍勇於覺悟一句，後來黨人們說此役是砲教莫榮新了。

總理大本營時期手札

總理於民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發和平統一和裁兵救國的通電，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們都覆電贊同。黎元洪、張紹曾且派代表王寵惠、楊天驥南下廣州協商和平。怎知事前廣州恰有江防會議的事變，原來沈鴻英率兵由廣西到粵，借託討伐陳炯明為幌子，實則想着奪取廣東地盤，來與北方軍閥勾結。沈於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防司令部舉行會議，引誘楊希閔、劉鎮寰約同胡漢民、陳策、魏邦平、鄒魯等會議，乘機殲殺，怎知事機不密，胡等都得脫險。於是各軍將領聯電總理回粵繼續主持護法大業，總理於二月廿一日抵廣州。為適應事實上之需要，於三月一日，大元帥大本營組織成立，做執行軍政機關。五月六日，山東臨城，土匪劫掠火車，哄動國內外，直系軍閥趁此機會，誣捏梁士詒與此案有關。那時梁與葉恭綽等住在香港，見着直系禍國，民不聊生，對於南方護法，有所効力；張作霖、盧永祥們也與梁等有密切聯絡。於是葉上廣州，總理即特任為財政部長，因為那時財政拮据，討賊戡亂，難以推進，總理深知葉氏的經濟抱負，必能大助於護法討賊工作，堅留在粵辦事。我們記得梁葉的通電有說：「恭綽等以對國對鄉，一種責任，與其在北方服務十餘年，委曲艱難，冀達事功，而終不見諒，未竟所長；無甯服從我先覺先知，或可一償素抱。」

此次來粵，深聞先生固抱和平統一主張，其乃心民國，百折不回，允為全國重心所在。如天不絕中華，先生主義必永存於天壤，固非世所稱以屬地主義為地盤者。恭綽既非漫無恩仇，亦非輕於趨避，惟思竭其智慮，以酬先生之知，以回國家劫運，至能否無負先生厚期，為國人造福，則恭綽日夜所兢兢而輒用自勉者也。」五月七日大元帥任命葉恭綽為財政部長了。葉氏就職後，即努力於財政的整理，當時總理有幾封親筆信給他，這幾封信在各種黨史中還沒有發表過，今把他錄後，并略說明。

一、民十二年六月十日致葉恭綽函

譽虎兄鑒：九日函悉。所示各節，極端贊同。總望積極辦去，當收效果。至各種建設事業，如有投資承辦者，皆可通融將就，以廣招徠。獨於電話及無線電報（通世界者）二事，則已有成約，必待六個月後，不能開辦，始能另商。東江軍事，日前石龍之潰，幾誤大事。今則危機已過矣。西江北江，皆不足慮。此後勝負所關者，仍在東江一着，東江一解決，則西北江必可同時解決。現敵人正集數路之力來救惠州，然我兵之集中此地者尚不薄，所慮者則財政之困乏耳。對於此事，深望兄與諸同人之盡力。倘財政之困難能解決，則軍事敢說必有把握，現適東江緊急，故不得不專力於此。所期諸同人亦各就所急，努力奮鬥，則中國事必大可為也。此復。孫文。

這可以證明當時陳炯明餘孽在東江負隅的蠢動，而討賊軍之未能大有進展，全在於軍需

之不能接濟。故總理一再督促設法籌措，來濟軍需。我們只看「倘財政之困難能解決，則軍事敢說必有把握」兩句，便可以見到一斑了。

二、八月廿六日致葉函

譽虎兄鑒：我軍內容複雜，運用遲滯，遂不能與和齋同時作動，以成夾擊，而殲敵人，致有漳泉之失。乃使敵人得有餘暇，再聚而來犯。適我博羅方面空虛，幾為所乘，今幸滇軍已到一部，或不至疏虞。然此次非衆志成城，大舉東征，決一個月之精力，不能掃滅惠潮之敵，而為一勞永逸計也。且成敗之局，則決於此，我不滅敵，則為敵滅，此必然之勢也。兄等既來贊襄粵局，自深期粵局之成，然粵局之成，其主要則在財政，而所急正在此時。粵中各財政機關，幾已羅掘俱窮，實無可再籌之餘地。兄所知也。兄部雖籌劃未週，收入尙待，然較其他算為有望，故於此時緊急成敗之交，不得不賴兄格外盡力。除今晨電令協同籌濟軍米之外，由九月一日起，每日籌行營緊急軍費一萬元，大約一個月內外，可以結束東江軍事，則此款立即停止。如能一起籌足三十萬元解應，則軍事必可更早了結，此款由行營金庫長接收，此為成敗所關，無論如何，設法總希辦到為禱。此候時祉。孫文。

書中所說和齋，是指臧致平，臧那時在福建擁有隊伍，本與討賊軍有聯絡，右信所說種種，知道那時的討賊軍遭受財政的束縛，難以發展，每日只要一萬元，倘能一次籌足三十萬元，

「則軍事必可更早了結」，可見那時的「成敗所關」，繫於三十萬元，財政匱乏，實在浩歎。

三、致葉函

譽虎兄鑒：六日函悉。林黃二人如有誠意來歸，並有辦法可行，當無不曲就。兄如有路，當可進行。近日吾軍在博羅淡水兩路皆大得手，已將來犯之敵全數擊退。淡水方面已追至平山，而占領之。博羅已追擊派尾，惠城已全在合圍之中，不日可下。惟此時軍需極急，甚望兄之籌畫，早日成功，得以應此要需。至於造幣廠則更不能再有延擱。如兄之路果受日本天災之影響，則可由兄自動令海濱繼續法國銀行之議，由法人承辦。聞此路亦能照足兄之合同，惟要以大沙頭地擔保，此當可照准也。此事當以速辦為佳，否則軍需恐有一時不繼，則影響於大局不少也。望為留意。此候時祉。孫文。

右函沒有月日，據說是在九月七、八日之間。信裏所說林黃，林指林虎，黃指黃大偉。如兄之路果受日本天災之影響，是指臺灣銀行借款而說。海濱，是鄒魯的別號。此信說明財政困乏，急於籌措，雖用抵押品來借外債，也是必要。總之軍需有着，大局纔不受影響。

四、九月十六日致葉函

譽虎兄鑒：造幣廠事，鄒建廷兄有一路，更較他路為有把握，茲着他來面商，望為接洽，是荷。此致，即候籌祺。孫文。

五、十一月廿五日致張作霖函

兩亭總司令大鑒：自去年陳炯明聽吳佩孚嗾使叛亂於後方，致我北伐之師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師旅，亦不克掃蕩燕雲，擒斬國賊，良用爲憾。失敗而後，隻身到滬，猶奮我赤手空拳，與吳賊決鬥。一年以來，屢蒙我公資助，得以收拾餘燼，由閩回師，又得滇軍赴義，川民逐吳，遂將國賊在西南之勢力，陸續撲滅，而廣州根本之地，得以復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廣州之後，殘破之餘，元氣一時難復，而財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於掃蕩，竟使叛逆尙得負隅東江，爲患至今。而吳佩孚齊燮元近日濟以大幫餉彈，逆賊迺得傾巢來犯。旬日以來，石龍不守，廣州危急。本月十八十九兩日，我軍爲背城之戰，幸將士用命，將敵人主力完全擊破，廣州得轉危爲安，從此廣東內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計畫，亦可從此施行矣。故特派葉譽虎前來領教一切，並詳報各情。到時，幸賜接洽爲盼。並候大安。孫文。

在當年曾有孫張（作霖）盧（永祥）聯合倒吳佩孚等軍閥的聯絡，吳佩孚齊燮元們是和陳炯明沈鴻英相勾結的。總理爲着聯張倒直的大計，得以早日實行，故親自修書特派葉恭綽前往東北協商，個中實況，書中寫得很詳細，我們讀了，便知道當時的情況了。

以上五封信的墨迹，葉氏合裝成冊，題跋志感，跋云：

「民國十二年，余在神戶，膺總理召赴粵，時方開大元帥府於廣州。余到省日，適沈鴻英攻城，礮擊殷地。總理一見，笑曰：君乃來觀戰，如畏可暫回港。余曰：如膽怯，卽

不獲矣，竟來，正翼有所致力。總理大喜。次日再約深談，堅以財政部長及廣東財政廳長相屬。再辭不獲，乃就部而不兼廳。自是相從患難者經年，目擊總理之劬心忍性，不覺增其奮發，然實愧成績鮮少。猶憶某日，敵兵已入城東，余獨居惠福路宅。苦思造幣廠辦法，竟不知其事。向夕，友人至，訝曰：君始終未離此耶？敵兵已被擊退矣。余始恍然，復自哂也。厥後，總理以種種艱虞，欲與段張兩方合作，以息民力。命余有所進行，復扼於某某不能收效。總理北上，因齋志以沒。回憶病榻間，積日所言，音容如在。嗚呼，總理于余，非有深厚之關係也，危急之秋，遽信而授以重任，國士衆人之說，感恩知己之誼，均非可語於革命大業。然期望者如彼，而報者如此，斯非令人永永椎心鏤骨者耶！際遇如彼，而成就如此，斯又非綽所永永痛自慚責者耶！年來杜門讀書，心光湛然。每念平生所不能忘之事，此殆居首。九原杳漠，下報何期，年年此日，淚灑雲霄，「孤忠無路哭昭陵」，似宛爲今日詠也。茲理篋中，得總理手札數通，特影印以紀一時之迹（餘手迹尙夥，已半歸散佚），非謂足備史料，亦聊表追慕之誠，願讀者有以哀其志焉。」

民國二十九年春間，香港的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陳列品中，有總理在大本營手寫函牘兩封，均是外間未曾發表過，當時曾爲抄副，并略說明如下：

一、致王棠函

棠兄鑒：現在最急者，爲東江軍隊糧米，許汝爲軍前隊已到惠州北岸，及博羅一帶，在

路已絕糧數日云。望兄與各同人籌款給兵站，責之趕緊多辦米石，火速運到博羅惠州，以濟軍食，萬勿延誤，切切。其次要者，爲新飛機，日內可到，必照應着航空局長趕將飛機配好趕來前敵應用。航空局所需經費，至緊接濟，以利進行。又無線電局長馮偉所定之電機，聞已運到，望即籌款，交他速行取出，運來前方應用。此三事糧食、飛機、無線電，皆爲前方急要之物，特交兄向該三處該管機關，即兵站總監羅翼羣，航空局長楊仙逸，無線電局長馮偉，催促趕緊辦理爲荷。又着魚電局長謝鐵良運五百磅水電鐵壳兩個，一二百磅者四個，并帶足炸藥、電線、電池等件，火速運到惠州攻城，并要謝局長親來指揮，至要。此四事交兄專催，并籌費接濟，至緊要如命辦到，不得延誤。胡代職權，楊祕書長，各部長及各同事，不暇一一作函，統此通知，望爲協力。孫文。

右函沒有寫明年月日，而是用「大本營公用牋」分寫三張的。這時正值陳炯明負嵎廣東的江東，沈鴻英又勾結北方軍閥叛變，總理以大元帥地位，親自率兵討伐，是爲討賊之役。王棠，字召南，是廣東中（香）山縣人，初任利民興國織造廠經理，後從事革命工作，那時是任廣東財政廳長，故函中囑他擔任籌款及就近洽辦各事。許汝爲爲許崇智的號，馮偉，南海人，是馮自由之胞弟，民元，由臨時稽勸局保送官費赴美留學。羅翼羣，廣東客籍人。楊仙逸，爲民國初年，旅美國民黨支部撥款養成的航空人材，與他同時研究航空的，如陳慶雲、黃光銳、張惠長、李光輝、周寶衡，蔡司度等數十人，多有聲於航空界。胡代行職權，是

指胡漢民，楊祕書長，是指楊庶堪，謝鐵良則不甚明了。信尾雖然沒有寫明年月日，但以時期考之，是爲民國十二年秋間。在古應芬「孫大元帥東征日記」，知總理的座駕船，是在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由石碇開動，向博羅進發，下午抵博羅。而寫給王棠之信，總理本人尙未到博羅，計時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前。信中所云楊仙逸、謝鐵良二人，則於九月二十日在惠州城外白沙堆泊輪爆炸時，與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同時遇難。以此計之，總理寫給王棠的信，是在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的了。

二、致青雲函

青雲旅長鑒：刻此間人民報告貴部拉有婦女十餘人，禁於船上。此種行爲，大犯人們之忌。倘此等消息，流傳於外，人民必與貴軍生極大之惡感，而貴軍名譽，亦必受極大影響，於貴軍實有極大之不利。仰卽設法補救，將各人趕快放去。不然，則大本營在此，不能不執行軍法，則兩有不便也。幸爲留意。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午前八點半。

右信也是用大本營公用牋寫，不特有年月日註明，且加註鐘點時間。可見總理當時爲着軍紀關係，嚴厲的督切。不過這位青雲旅長，究竟姓什麼，那就無從查考。據當年收藏此信的李仙根說，似是滇軍的軍官。因爲這件事發生之時，總理親自寫信警告青雲旅長，而將信交李仙根帶去會他。怎知李雖奉命前去，只開口頭警告這位不法旅長，靠着總理的人格感召

，李仙根的利口辯辭，這位旅長便奉命維謹的立即把所拉做挑運雜物的婦女十多人釋放。這個差事辦完以後，仙根便把原信自己珍藏起來。

以上兩信，前者是表達總理對於軍事指示的詳細，各方的準備，做攻打敵人之用。後者呢，雖然身任大元帥，但對於人民的報告軍隊有不法行爲，也親自寫信，義正辭嚴的規勸，維護人民的自由。這兩事，我們不特是發布總理的手蹟，公開欣賞，而且我們更加知道總理做事的精密週詳。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馬革裹屍，是革命黨人的成仁心志，并不是爭取文學上的地位。但是，許多文學家爲了光復漢族，從事革命工作，因之他們藉着文學來宣傳主義，或是描寫個人的抱負，所以在民國前的革命黨人的文學，生面別開，在近代中國文學史裏，也佔了相當地位了。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本，舉出近代的文學家代表多人，屬於革命黨的有章炳麟、黃侃、劉師培、金天羽等。錢在「新文學」編內有說：

「方是之時，革命之說稍起，而孫文名字未著。章炳麟、吳敬恆及善化秦霽黃力山、山陰蔡元培子民之徒，次第張之。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閭，自爲風氣，罕與士夫接。而炳麟、敬恆、元培，皆籍愛國學社。炳麟挾「駁康有爲書」一冊，沾沾自喜，儕類亦以此推之。……士劍既罷學之上海，與諸公者合，周旋其間，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炳麟則大喜，以爲得一奇士也。時滄州張繼溥泉，巴縣鄒容蔚丹，方以刦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丹按：卽姚文甫）之辯，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劍則潤澤之，初版簽書「革命軍」三字，乃士劍筆也。而容以序屬炳麟。……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陵厲出士劍上，卒然問曰：『大哥爲「駁康有爲書」，我爲「革命軍」，溥泉爲無政府主義，子何作

？」士劍笑謝之而已。顧自內慚，迺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爲底本，成一小冊子，顏曰「孫逸仙」，而自序其端曰：……」

這些話，雖然說得不透切，但也可以見到談現代文學史的注意到黨人文學了。

章炳麟是謹守古學，而治左氏春秋，文章推重魏晉，却輕視唐宋。他在上海的蘇報，東京的民報，發表文字，發揮民族大義，異常透闢。他爲鄒容所寫「革命軍」序，述說黨人文學和解釋光復與革命，有說：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遂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闇昧而不知語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日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概可知矣。今容爲是書，豈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闇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反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知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伐，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章炳麟的文字，絕不全是纖仄拗澀，詭異險怪。他的「逐滿歌」，便是通俗而有感動力

的歌詞，原文如下：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逐滿歌。如今皇帝非漢人，滿洲韃子老糊猴。辮子拖長尺八寸，豬尾搖來滿地滾。頭戴紅纓真狗帽，項挂朝珠如鼠套。他家老祖奴兒哈，帶領兵丁到我家。龍虎將軍會歸化，却被漢人騎胯下。後來叛逆稱皇帝，「天命」「天聽」放狗屁。他的孫子叫福臨，趁着狗運坐燕京。改元順治號世祖，攝政王是他叔父。嫂叔並奸聚太后，逼賜狗官嘗喜酒。可憐我等漢家人，却同羊狗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福建又遇康親王，淫掠良家像宿娼。駐遼韃子更無賴，不用耕田和種菜。菜來伸手飯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徒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猾頭最是康熙皇，一條鞭法要錢糧。名爲永久不加賦，平餘火耗仍無數。名爲永遠免丁徭，各項當差著力敲。開科誑騙念書人，更要開捐騙富民。人人都道做官好，早把仇讎忘記了。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糊猴做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讎心裏記。當初韃子破南京，爾父被殺母被淫。人人都說恨洋人，那曉滿人恨更深！兄弟爾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活。」

這是歷史性的通俗歌詞，很容易了解。章氏題章士釗的「孫逸仙」，那就古拙絕倫了。如云：

「索虜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隘。掩迹鄭洪爲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
和逐滿歌相比，詞藻完全兩樣。鄭是指鄭成功，洪是指洪秀全。

劉師培和章炳麟都是精通古文學，但兩人的造詣不同。有人批評章是上追魏晉，劉却步武齊梁，各有領域。劉和鄧實，黃節們，創辦國學保存會，編印「國粹學報」，借考據史料來提倡民族、民權。他們所主張的，推翻清帝不算是叛亂，排滿是勸復漢室。可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般士大夫讀了，多點頭稱是。雖然其中有些不敢公然的贊成革命，但他們已明白種族大義，知道漢滿是不兩立的了。

劉師培的行動和結果，是不能和章氏比擬，劉曾經中途叛黨，晚年且列名籌安會，向袁世凱勸進，贊成帝制。等於汪兆銘在民報時期，努力與保皇黨人論戰，後來也離開隊伍。事雖不同，而有始無終，是一樣的。

康有爲梁啟超們的變政運動，是從皇帝仕宦入手；革命黨的排滿工作，却從海外華僑和下層社會從事組織，兩者似是背道而馳。當時的所謂士大夫有許多都看不起革命黨，甚至章炳麟初期對於總理也有「粗知洋務」的批評，其他的也可以推想。後來黨中有許多富有文學修養的同志參加，發布的文字，無論詩歌散文，都是內容結實的，引證確切的，情感豐富，理論正大，因之士大夫們纔另眼相看，不敢說黨人中沒有能文之士了。不過當時是注重種族革命，尤其是以滿洲專制政府做培植的對象。因之對於滿族不約而同的，用了許多不好的字

眼來說他，如：韃子、韃虜、韃靼、逆胡、女真、東胡、夷虜、小胡、建酋、建虜等，就是一個例子。

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等，都是鼓吹民族主義反清爲主旨，全用語體文，目的使下層社會的人們，一讀便能了解，在長江沿岸各省，流行很普遍，和章炳麟的「駁康有爲政見書」，鄒容的「革命軍」，各有他的特點，而能殊途同歸。「猛回頭」的引子：

「大地沈淪幾百秋，烽烟滾滾血橫流。傷心細數當時事，同種何人雪恥仇！」
尾聲是：

「瓜分豆剖逼人來，同種沈淪劇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勸君猛省莫徘徊！」

最後還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兩句。「猛回頭」本屬彈詞，鼓吹革命，非常激烈。浙江黨人曹阿狗因演講此劇，給金華知府嵩迪捕殺，可以反證他的感動聽者的深切了。至「警世鐘」等，也全是語體文，深入國民的腦海。而他們語體文的寫作，却早在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十五年之前呢。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受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反清所影響，這是事實。太平天國反清運動，因爲年代不久，民衆容易憶到。武昌劉成禺用漢公筆名，有「太平天國戰史」的著作，番禺黃世仲，用禺山世次郎別署，作「洪秀全演義」，金山高旭也假託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名

義來寫詩。這些材料，多是半真半假，鋪張渲染，借洪楊事蹟，做反清復漢的宣傳。尤其是高旭所寫的「石達開遺詩」二十首，後來有些編輯詩話或撰述太平史事的，不知底蘊，竟信以為真實，把他編錄與引用，可見他們撰寫說部詩文的苦心。如膾炙人口的石達開「致曾國藩」五首之一的詩：「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祇覺蒼天方賸賸，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慷慨悲涼，至今讀之，還是勃勃有生氣。可是事實上這首詩，是偽作的，而不是石達開做的。因為太平軍對於「天」奉之如神明，絕沒有謾罵怨懟的。今詩中所說「蒼天賸賸」，是違反太平軍的信仰，決不是石達開所敢出諸口的話。這是凡是涉獵太平軍史事的，都能夠明白。民七，高旭到廣州，曾對我談作詩用殘山賸水樓名義印行的經過。

總理的「太平天國戰史序」有說：「……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指朱元璋）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滿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遺老之流風遺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以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為甚。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漢公是篇，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之，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由此，便可以知道劉成禺的太平天國戰史，不只是使人認識太平史事的真相，且可以糾正社會的是非了。

黃世仲的「洪秀全演義」，章炳麟的序文有說：「……余維滿洲入據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非無故家遺民推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致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卽仆。徵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於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者十二年。旌旄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於明祖。……虜廷官書雖載，既非翔實，盜憎主人，不時以惡言相詆。近始蒐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駭聽，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聞。……一戰史與演義的不同，章氏此序，已說明了。更以糾正曾國藩之流取媚異族，多以髮逆、洪匪、粵匪等名稱，污蔑民族英雄，影響社會的觀感很大。

黨人們所做的詩詞，都有時代性，絕非怨天尤人嘆老嗟卑的可比，摘錄若干首，以示一般。

陳天聽送友赴臺灣云：「郡島當年百戰場，忍教拱手據金湯。書生絕口談王會，大將甘心愧國殤。南渡衣冠應不少，漢家伏臘詎能忘！憑君往謁延平廟，陳跡蒼涼弔瓣香。」

「赤水火光異吾閩，况復邊雲樹割新。番社租庸充族食，義民鞶鼓動邊塵。炎荒風月無名士，舊日河山感主人。此去莫愁離索甚，許多遺老是鄉親。」

馬君武別巴黎友人云：「自由半生死，名字託平權。大邑空繁豔，斯民久沛顛。青天撥雲霧，平地起華嚴。此事非容易，請君幸勉旃。」

蒲蘆塞逢中山先生先生將以翌日適倫敦云

：「黍離懷故國，烽火老先生。天意殊無定，人權久不平。葡萄一杯酒，玫瑰十年兵。又是他鄉別，英倫重此行。」

趙聲登越王臺云：「七雄兼併真無謂，劉項紛爭祇自殘。堅向天南開版籍，能將文化服夷蠻。公真矍鑠威千古，我尙飄零姓氏慚。今日登樓頻北望，中原雲霧正漫漫。」贈吳樾四首中三首云：「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尙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吹風雨太行青。」「雙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放意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那時吳樾正在籌畫刺殺清廷出洋五大臣紹英等，故趙詩有「大好頭顱拚一擲」，就是指此。

林文感懷四首之一云：「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

黃興弔劉道一云：「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俠客亡。我未吞胡恢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吳鳴谷別友人云：「三年辛苦憑誰訴？風雨無端忽打來。羞與羣魔宣一戰，聊爲多難蓄真才。」「茫茫 去復何之？誓與羣魔遠別離。浩蕩長空一揮手，雲翻雨覆再來時。」「一片丹心救國腸，醒時涕淚醉時狂。他人不解儂憔悴，猶自紛紛說短長。」「杜宇啼枝夜未央，聲聲吞恨月橫窗。年來罔廢屠龍技，付與東流逝水長。」

宋教仁發南洋港過螺洲放歌云：「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漢人兮，愧手腕之不靈。謀自由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虜騎遍於道路兮，購吾頭以千金。效古人欲殺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無益，且慮繼起之乏人。負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長斯，歌斯哭斯之國門。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荆與地棘。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乾淨漢族自由之土地。披髮長嘯而四顧兮，悵悵乎如何。逝則欲完我神聖之主義兮，亦惟有重展。」

秋瑾感時云：「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尊酒悲歌涕淚多。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孰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傍人笑惡魔。」「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沈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滿江紅調感懷詞：「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娥眉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勳名襟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龍吟，聲悲咽。自由香，常思慕。家國恨，何時雪？勸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袂。願吾儕開遍自由花，燦英掬。」（末二句，又作算弓鞋三寸太無爲，宜改革。）

羅仲霍辛亥春返國留別諸同志云：「隕霜殺草一何悲，赤子扶扶捧首啼。忍見銅駝臥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飛。英雄老至忍如電，世事雲翻雨覆時。漫把先鞭讓祖遜，黃龍置酒豈無期！公等健兒好身手，媿余一介弱書生。願將鐵血造世界，亞陸風波倩汝平。」

雷昭性哭廣州殉義諸烈士四首之二三首云：「漢家元氣滿中州，風虎雲龍大義投。夜月

杜鵑猶泣蜀蠻荆，秦伯忍忘周。九華峯冷紅顏史，五嶺山橫白骨秋。兒女英雄歸一塚，珠江鳴咽水西流。」當道豺狼厲爪牙，羲軒遺裔化蟲沙。張賓助虜人心死，翟義摧師漢室嗟。萬古玄珠沈赤水，千年碧血灑黃花。烏啼日落羊城畔，尚有靈風拂柳斜。」

寧調元渡黑水洋有感云：「不信同胞目盡盲，滿兒竊據竟多方。更無人解華夷辨，猶戴胡天作漢唐。」妖氛王氣兩漫漫，大海相看一劍寒。遲我十年新教誨，應坑降虜到邯鄲。」須知安樂交人易，漫說狂瀾砥柱難。惟有使君惟有我，頭顱鍊好鐵相看。」冬青枝上夜啼鵑，痛史新排滑夏篇。我願大家齊努力，別開民國紀元年。」幾經患難復同行，萬敗終須有一成。倘使湘鄉胡將在，於今應不再扶清。」革命之神專制敵，吾人分任倒清朝。他年黑水洋如在，應助同胞起怒潮。」

胡漢民決策云：「挾策當興漢，持椎復入秦。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爲薪（季新潛入燕以血書密寄云：「我今爲薪，兄當爲釜。」蓋用其論革命文中語也。）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此時真決絕，淚早落江濱。」

吳祿貞憶舊游調罷戍歸京寄二菴云：「十年離別苦，滿腔情緒，同是天涯。楚王臺下，狂歌擊劍，豪氣堪嗟。九邊處處啼痕，飛夢逐龍沙。往事話淒涼，長城萬里，幾處悲笳。榆關獨立久，望渤海遼陽，落日西斜。戰血餘腥在念，匈奴未滅，何以爲家？春風吹斷秋草，趁大好韶華。數出塞征鴻，沉沉暮色笑歸鴉。」

陳去病別杭州云：「松柏何年會再青？最淒涼是一西冷。臨歧敢與湖山約，築個秋家風雨亭。」末句是指秋瑾。

還有汪兆銘早年如被逮口占和獄中各詩，慷慨悲壯，在當年也傳誦一時，不必贅述。我們研究革命黨人的詩，知道他們的作品，有些對於鑄字鍊句，不甚注意，全是一腔熱血奔騰，家國之恨，身世之痛，流露在行間字裏，而才氣橫肆，悲壯蒼涼，是他們的共同點。

蘇玄瑛黃侃合譯拜輪詩，他的意趣，是在「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詩體是由蘇黃二人的創作，經過章炳麟的潤色。我們看到蘇玄瑛所附的贊，便知他的主旨所在了。贊曰：「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夫詩歌之美，在乎氣體，譯之所不能概。然其情思幻眇，抑亦十方同感，如予舊譯類類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束髮氈帶詩數章，可爲證已」。玄瑛所譯歌詩，用五言古體，辭必典則，髣髴晉宋，別開一格。卽他所譯慕俄的「慘世界」小說，寄託也深。

談到中華民國開國前的文學，我們也就不不能不談「南社」了。南社是「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社友們以氣節相標榜，文章相砥礪，詩詞相酬唱。直接的間接的激動起革命的怒濤，輝耀着文壇的嶄新火燄，他是由陳去病、高旭、柳棄疾三人發起，在民國前三年成立，一直而至民國七年，（後來又有新南社，南社紀念會等。）他不特是承接文學的餘緒，并發揚而光大，同時他又是啓迪着文學革命的先驅。他的社友詩文詞，與康梁們和立憲派

體格固不相同，卽和那時在舊詩壇佔有勢力儼然以正統自居的同光體，更是立在反對的地位。他們反對同光體的枯澀深微，更加鄙棄同光體詩人的名節墮落，品格儉俗，作僞欺世，詭譎異族。南社成立時宣言明明地說：「……然而今之學爲文章爲詩詞者，固無一不喪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體，其將長先終古耶？抑呂氏（晚邨）所謂其壞在人心風俗者耶？倘無人以支持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可見他的主旨所在了。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對於南社的詩文評價，有說：「雖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學依然篤古，詩唱唐音，不尙西江，文喜揆藻，亦非桐城，無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滿清爲主，故多叫囂亢厲之音。又一派則烹斃龔自珍之體……但就其錚錚而論，亦足各自成家……」這些話，雖然說得一鱗一爪，不大詳晰，也可以窺見一斑了。社友中從事實際的排滿工作，給滿虜或惡勢力所摧殘的，先後有數十人，如周實、阮式、宋教仁、寧調元、陳子範、范光啓、陳其美、蔡濟民、林萬里、邵飄萍、孫負忱、楊銜麟、吳鼎、姚志強、仇亮、陳耿夫，周祥駿、程家棟等，其中有些是在民國成立後殉難，但他們都前謹守社旨，和惡勢力搏爭，始終如一。這一點，也是南社在革命史上光榮之一頁。

至若因爲社友日加增長，分子不免龐雜，良莠不齊，著作亦有好壞，這是無可諱言。但他的組織宏偉，社友散播廣闊，氣魄浩大。一個文學集團有如此的表現，在現代文壇中，却是僅見的了。

戲劇的編演，和宣傳主義，關係極大。華南方面，黨人們提倡新劇，他的劇本多偏重推翻專制政府及暴露滿虜虐政，有時且藉勸人戒除烟賭，暗中宣傳排滿。劇本如「岳飛報國仇」、「黃帝征蚩尤」、「文天祥殉國」、「俠男兒」、「兒女英雄」等，寓意極深。陳少白所編之「自由花」，「愚也直」，「父之過」等劇，情文并佳。尤以「熊飛起義」，「博浪沙擊秦」，「剃頭痛」等劇：諷刺深刻，演出「剃頭痛」劇時，并把明代遺民所作的剃頭詩：「聞道頭堪剃，誰人不剃頭！有頭皆要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編入臺詞唱出，引起觀衆趨向革命反清的同情。「火燒大沙頭」，中間穿插清吏殺戮革命女俠秋瑾的事跡，更加發人深省。說到秋瑾殉國，又聯想到羸宗季女（據說是徐自華的號）的「六月霜傳奇」，他是借託秋瑾從事革命而至殉國的偉烈業績，編成傳奇。他第一齣蓉調，「耍孩兒」折有說：「史鑑上，曾載着霸越沼吳的西施女。宋明後，添幾許掃眉才子女相如。最傷心，輓近來，黨禍株連苦。文字獄，羅織逼莊呂與查胡。知他青燐白骨魂何處，黑獄丹書罪有無！俺不懼，前車覆，莽秋水，挺芙蓉。娟潔天然，彫飾全除。」又第八齣鳴劍（笑介。且笑白）「男女革命與政治革命，宗旨則一。辦法各異。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侈吹革命者流也。」只看這幾句話，可見他們那時大膽的鼓吹革命了。

還有報章雜誌上的小品文，黨人們把握着時機，都不肯放過排滿的宣傳，如溥儀登位的一年，香港中國日報附送月份牌，印有「漢家何日重頒曆？滿族於今又改元。」又當清宮攝

政王載灃用宗室良弼等，強化排漢政策，中國日報由朱執信出聯徵對，聯首云：「未離乳臭先排漢。」仰光的光華日報呂志伊也擬聯「攝政王興，攝政王亡，建虜與亡兩攝政。」這些雖是游戲文字，也是乘機煽動讀者的排滿，與同時低級趣味的報紙副刊文字，截然兩樣。

革命黨人的文學，不特和當時的一般文人的思想與表現不同，即所謂新政派、立憲派和提倡維新變政的康梁們也相異。梁啓超所寫的「飲冰室自由書」與「詩界潮音集」，雖有排滿的論調。「意大利三傑傳」及所譯拜輪「哀希臘」詩（梁不識英文，係由羅昌口述，梁筆記，只譯了二章。羅爲康有爲女同璧的丈夫，是梁的學生。）等，傾動一時，但他的核心，與革命黨人的作品是分流的。康梁們的目的，是保存清室改革政治，希期達到他們保皇變政的途徑。故直到民國六年，康有爲還是耍幹他的復辟怪劇。梁啓超比較的趨時，但變了游離分子，明知道滿清政府必定崩潰，又不敢公然的加入革命隊伍，與革命黨人公開合作，從事推翻滿清運動。革命黨人却不然，認定非打倒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纔能夠復興民族，得享平等自由的幸福。因之，他們表達的文學，無論詩詞文歌曲，或莊或諧，都有他的特殊表現。技巧辭藻，有時代性，刺激性，感情豐富，理論正確。至若那些晦澀文字，頹廢思想，或故爲艱深，附庸風雅等，是不在前進的黨人筆尖下吐露的了。

于鬻翁詩哀報業同志

于鬻翁右任詩詞，別有一種作風，他對於新聞事業和哀弔民立報同事有關的詩句，摘錄若干首，給我們欣賞雜誦，使我們知道這位新聞界老戰士篤念故友的情誼。

他爲發起神州日報，亡命海外，過馬關的時候，有詩云：「雨中山好青如黛，浪裏花開白似綿。活潑游魚吞曉日，迴翔飛鳥逐漁船。舟人指點譚遺事，豎子聲驕唱凱旋。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末一句，是雙關語。

民立報給清吏查封，于氏逃往日本，經過「汜水道中」詩云：「落日愁歌薤露行，中原鶴唳客南征。望中何事添離恨，夢裏無端起哭聲。馬滑霜蹄殘雪散，鴉啼戰壘斷霞明。雄關四顧增惆悵，老木參天一雁橫。」

民立報的執筆者，是楊篤生（守仁）、王无生（毓仁）、范鴻仙（光啓）、宋鈍初（教仁）、沈縵雲（懋昭）、徐血兒（天復）等七人，宋鈍初在上海北車站遇害，葬在閘北，卽今之教仁公園。那時章炳麟被袁世凱囚禁北京，篆寄「漁父」兩大字。于氏得着，刻在宋像的石座。宋在民立報作文，是用「桃源漁父」的筆名。于在宋墓題碑曰：「嗚呼宋教仁先生之墓」。一時感觸，賦詩志悼，詩云：「當時詛楚祀巫咸，此日懷殷弔比干。片石爭傳終古恨

，大書留與後人看。殺身翻道成名易，謀國全求世諒難。如斗餘杭漁父篆，墳前和淚爲君刊。過了些時，于遊北京，五月三日，遊三貝子花園，弔宋鈍初詩云：「忍淚看天哽不言，行吟失計入名園。美人香草俱零落，獨立斜陽弔屈原。」第二首云：「佳節淒涼愁裏過，雜花婀娜雨中鮮。栖栖老友今頭白，手撫遺松一泫然」。于氏民立七哀詩，哀宋鈍初云：「黃塵虞夏真無望，水火玄黃詎有期！地慘天愁人亦瘁，延陵墓上哭多時。」

無錫沈縵雲，前清末年，住在上海，在報紙上讀到于氏鼓吹革命的文字，大受感動，特設法訪于，願意爲革命盡力。那時沈是主持信成銀行，并紹介王一亭李平書和于做朋友。籌劃款項，幫助革命工作，不遺餘力。後來信成銀行，因此虧累而停業，沈也無心進取，死在大連。于辦民立報，得沈的助力很大，沈的逝世噩耗傳到，于吟弔詩云：「同構傷心禍，難爲後死身。招魂千萬里，墮淚往來人。禹甸天方晦，湘纍痛未湮。更深知己感，北望哭江濱。」于氏的民立七哀詩，哀沈縵雲云：「仗義扶危感一生，三民終奏大功成。青蠅墓上今猶昔，遼海魂歸有哭聲。」

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黨人長沙楊篤生時在歐洲，深覺同志多被摧創，革命大業，恐難再舉，感逝自念，在馬賽蹈海自沈。楊的哥性恂（德隣），又給袁世凱所殺。于氏民國四年春感詩第三首云：「蹈海魂歸尚涕零，義兼師友泣湘靈。阿兄殉國全家燼，老母扶尸不忍聽。」在民立七哀詩哀楊篤生云：「不遑將母生投海，無以爲家死伴兄。地老天荒魂

返否？義兼師友哭先生。」楊氏死事，可說慘極了。

江都王无生，又號復民，駢體散文，都寫得很好。于氏民立七哀詩感悼云：「清才雅藻世無倫，別有傷心號復民。猶記先生臨去語：枉拋心力作詞人。」

合肥范鴻仙，別署孤鴻，家貧好學，少年時即以能文章爲鄉中人所稱許。年二十八歲到上海，于氏招他入民呼報撰述，宣傳革命，豪氣慷慨，讀者大受感動。清吏摧殘民呼報，于氏入獄，范氏奔走營救，結果于氏出國，民呼被禁出版。辛亥，武昌起義，范往催勸徐紹楨在南京攻雨花臺。繼又和林述慶陳其美柏文蔚等協謀，聯合浙滬民軍攻略南京，張勳敗走，功成不居。其後迭次參加革命實際行動，袁世凱下令逮捕，亡命日本。未幾，返上海，想再舉事，給鄭汝成的奸細狙殺。范氏在民立報的時候，所入盡用之救濟同志。爲着運動革命，不特把所藏的圖書變賣，卽蚊帳也付之當押，可謂人所難能。當他死時，于氏無限慨歎，曾說「鴻仙的死，若喪生平。」可以見之于氏的感傷了。民立七哀詩有云：「鬻書求客欲亡秦，獨仗精誠感黨人。一死於今關大計，東南半壁永沈淪。」范氏和東南的革命事業的關係，也可知了。

徐血兒，金壇人，住在上海，立志遠大而富有革命思想，曾寫稿寄投民立報，于氏異常激賞。有一天，徐特訪于，想在報館工作，于卽答應。初是任校對，并寫時論，批評的當。于派他改任編輯。那時宋教仁亦在報館，對徐相當敬重。宋遭害後，徐摘奸發伏，對袁世凱

的陰謀詭計，喚起國人申討，激於義憤，忠於黨國，不久，竟嘔血而死。死前常誦查初白「不哭窮途哭戰場」詩句。于氏民立七哀詩云：「不哭窮途哭戰場，耗完心血一徐郎。九泉應共冤魂語，黃土無情葬國殤。」

吳興陳英士也是民立報的社友，于氏有詩哀弔云：「十年新膽餘亡命，百戰河山弔國殤。霸氣江東久零落，英雄事業自堂堂。」

于氏爲思茅呂天民（志伊）題偶得詩集第一首云：「范宋徐陳悲復悲，天鑿人虐兩無遺。春江夜雨三茅閣，猶憶當年草檄時。」首句是指范鴻仙、宋鈍初、陳英士三人皆被暗殺，徐血兒是嘔血死，三茅閣橋，是民立報的社址。

四十年前的「新世紀」

「新世紀」叢書，出版於一九零七年，算至今年，已有四十一年。我們回顧四十年前，革命黨人正在國內外從事秘密組織活動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工作，滿清專制政府也努力搜索捕殺黨人；而那時旅歐的幾位同志，又努力的傳播無政府主義。他們傳播無政府主義，自然有他的信仰中心，但是這一種工作，無論在直接的間接的，都和同盟會的革命運動，有極大的幫助。因為專制政府，尤其是異族竊據的專制政府，是革命黨人所必須排除的共同對象。而當時的旅歐同志，因為環境關係，和主義的信仰，很努力的介紹新思潮，提倡科學。這一種信念，對於科學落後和缺乏世界思想的中國，確有大大的幫助，像在太空中投下一顆原子彈，驚醒許多人的迷夢。所以「新世紀」的出版，真如「耳雷鼻火」般刺激的讀物。

吾國推翻滿清專制政府，雖有三十六年，但是現在國民革命，尙未成功。說到世界方面，在這四十年中，經過兩次的空前大血戰，現在各國還是鉤心鬥角，距離和平的終程，還是很遠。在這種局勢之下，而談無政府主義，似乎等於癡人說夢；可是因為這樣弱肉強食蔑視公理的世界，益覺四十年前提倡無政府主義的悲天憫人的苦心孤詣了。

新世紀叢書創刊號，鮮明地揭發他的「主義」，是自由、平等、博愛、大同、公理、真

理、改良、進化。而他的「定名」說：「比法諸國，均有「新世紀」叢書，本編與其宗旨無異，故亦同其名，此亦大同思想增進之徵也。」關於「編譯」，是「多採譯件，以張世界已識之公言。」在「編次」中，說明他的標記，如：右角之標記，集之次第，左角之標記，冊之次第。（右之標記，地也，左之標記，生物之分子也。地與生物，即社會也。）這種標記，是別開生面，在刊物中絕沒有見着的。在「廣播」中，說明「本編以發明公理為宗旨，以廣為傳布為作用。」報費不一定要收取，只希望出版的與讀者認識「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之大義，這是實行他廣為傳播的作用罷了。

第一集的目次，分爲七篇：（一）革命，（二）思審自由，（三）告少年，（四）秩序，（五）世界七個無政府主義家，（六）無政府共產主義，（七）萬國革命暗殺團。這些文稿，都是出於署名「真民」的著譯；換一句說，可以說是「真民」一個人所用的心血腦力精神而成就的刊物。真民，就是李石曾（煜瀛）從事無政府主義運動時期的筆名。

革命篇，真民著，分爲八段：（一）政治革命爲權輿，社會革命爲究竟，（二）非難者謂中國人無革命之資格，（三）非難者畏革命致瓜分，（四）社會革命爲廿世紀之革命爲全世界之革命，（五）非難者謂中國無行社會主義之資格，（六）非難者恐社會主義有不利於本國，（七）革命之大義，（八）革命之作用。【附革命滑稽圖四幅】看他的段目，便可以推想他的內容。第一段原文是這樣子說：

(一) 政治革命爲權輿社會革命爲究竟。革命之名詞來自西文。其字作 Revolution。Re 猶言更也重也。Evolution 猶言進化也。故革命猶進化也。地球行滿一周而復始謂之爲 Revolution。引伸之誼則凡事更新皆爲 Revolution。

今之釋革命曰誅不肖政府。亦更新之意耳。今中國之政府誰耶？滿洲人也。故人恆以排滿與革命爲一事。排滿誠革命之一端。而不足以盡革命。

更思吾輩之革命因其爲滿而排之耶？抑因其爲皇而排之耶？若因其爲滿而排之。設皇帝非滿人卽不排之耶？若因其爲皇而排之。則凡皇皆排之也。故與其言排滿不若言排皇。

然則排皇遂足以盡革命耶？排皇不過政治革命。猶不足以盡革命。至社會革命始爲完全之革命。卽平等也。均貧富也。一言以畢之。使大衆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會革命必自傾覆強權始。傾覆強權必自傾覆皇帝始。故曰

政治革命爲權輿。社會革命爲究竟。【文中標點，均照原文。】

思審自由篇，巴若夫著，真民譯。目錄與結論，排成對照表，如：進化——人力，上帝——人，祖國——大同，政治——正當，權——自由，強權——無政府，產業——共產，結婚——自由配合，理想——實行，成見——思審自由。從他的對證，便知道他主旨的所在了。告少年篇，克若泡特金著，真民譯。內分：講醫學的聽者，講科學的聽者，工人聽者，女人聽者等段。因着各階級而發揮對話。

秩序篇，也是克若泡特金著，真民譯。真民除將克氏原文譯登之外，末段再就中國當時的現狀而補充的說：

丙午（按即光緒三十二年）秋間，僞爲預備立憲之詔曰：「尊崇秩序以保和平」，就此本文解之，猶尊君權保民權也。就政府之私心解之，蓋統御其民使無傷秩序以保彼輩所獨有之和平也。不料此詔之後，欣躍者有之，祝賀者有之，噫！吾爲之笑，又爲之悲。吾敢高聲告吾同文同國者曰：「欲保吾民之真和平，必先傾覆尊卑之秩序。克氏 KroPotkine 之意，偉哉。」更爲之歌曰：

一、君長食萬錢，小民食粗餅。君長一日餐，小民百日糜。君長銀錢何自來？來自小民血汗飢勞與疾病。奮奮奮，勇勇勇。輟鏟鋤，去革命。

二、君長居大廈，小民居破屋。水患災疫臨，小民獨受毒。君長何得獨安甯？得自小民血汗飢勞與困苦。鼓鼓鼓，舞舞舞。革命軍，張旗鼓。

三、君長永尊榮，小民世爲奴。君長發威嚴，小民死無訴。君長橫暴孰使然？過在小民甘心俯首受殘酷。憤憤憤，怒怒怒。革命軍，張旗鼓。

四、君長拱深宮，小民戰邊境。小民如羣羊，甘受屠人令。槍林砲雨小民當，重賦繁科小民病。夢夢夢，醒醒醒。倒吾戈，去革命。

全歌皆指載湉（光緒）而發，揭穿預備立憲的假面具，鼓動國人應該努力革命，傾覆滿

清政府的專制魔王。

世界七個無政府主義家篇，愛羅斯著，真民節譯。此篇所介紹的，是無政府主義七派的人志和學說大概，如高德文(Godwin)、蒲魯東(Proudhon)、司梯爾(Sturner)、巴枯寧(Bakounine)、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梯於格(Tucker)、道司道(Tolstoi)等。

無政府共產主義篇，克非業著，真民譯。他解釋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說「自由平等，二者爲革命之要點，今昔革命黨之意見，均不外此。雖然，此二佳詞恆爲狡者假之而爲利用之器，遂有真贋不符，故吾輩於二者之旁更附二詞以定其確切價值，使無滯含之弊，「自由卽無政府也，平等卽共產也」。

在無政府共產主義試驗的圖片，真民更加圖文并重夾敘夾議的詳細說明，使人們知道無政府主義已有試驗的固定場所，他說明「馬場自由民樂園」云：

是園創立已五年矣，發起人爲無政府黨諸友，慨人生之無道，憤世事之不平，故起是園，爲圖自由無束之幸福，及體育智育德育之樂，名之曰「民園」。是園在巴黎西北之林中，其地名「馬場路」，林景森秀，如出塵間。園中樓閣高雅，花徑曲幽，園友遊人，終日不絕。一入其間，相逢如故，或談笑，或歌舞，或爲譏世之戲曲，或爲講學之演說，或聚讀於書室，或習萬國語文。公備酒食，同作同餐。園中無章程，無總理，無男女之別，尊卑之分，而園友互相敬愛，遠逾專制社會。由此一端，可見自由組織之優美，

而知無政府主義，必可實行於世也。

「鷹山村共產殖民」則云：

鷹山村，在法之東北境，距巴黎百餘啓羅邁。當其地山林森秀，人跡罕到，有無政府黨孚倍亭理者，往建殖民地，以爲共產主義之試驗所。千九百三年夏間，孚倍隻身入荒林，起草屋而居。無何，爲鄉民覺視，驚告相猜。後孚倍引集同志，協同操作以及建築，不假一傭人之手，而田屋日見擴增，今竟成一良美農舍矣。孚倍及其友抱自由共產主義，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要旨，盡脫規章之束縛，彼此無錢幣之交涉。近年更出自哲理小冊子多種，及半月報，鄉人以其勤懇無私，轉相猜而爲欽愛，其學理亦因之逐漸輸布於此方之民矣。以上諸端，不特表見孚倍與其友之才智，亦共產主義之必可實行於世之一證也。千九百有七年真民記。（按：文中所說共產，是指無政府主義，并非現在之共產黨。）

書中還附有幾段非常醒目而又非常幽默的補白小文字，摘錄三則如左：

民毒絕種丸

本藥房發賣此丸以來百發百
效即最難險症如

俄 亞力山大第二

法 克爾諾

意 安伯

美 林肯 麥堅尼

皆丸到毒除應手而愈望慈善
救世家各按方配製見症即投

濟世堂良方

造官靈方

懶蟲 滑鬼 狼心 狗肺

尖頭 巧嘴 狐媚 虎威

各十分

金銀禮物無限

洋務皮毛半分引

革命黨頭顱數枚

害世堂良方

帝王延壽湯

福民堂良方

忠君 愛國 守法 感恩

安分 守己 尊尊 長長

高官 厚祿 罰過 獎功

各十分

革命史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革命史話

定價國幣三元三角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陸丹林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人 陶百川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行所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6

742174

(2)

